



西藏通訊

總第99期

西藏通訊二零一四年一月至二月號

བོད་གནས་གསར་འཕྲིན།

TIBET BULLETIN 2014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白宮會晤了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

བོད་ཀྱི་ལོ་ ༡༩༩༩ རབ་བྱུང་རི་ཁྱེ་ཤིང་རྟ་མཆུ་ཆེ་བ། ང་རམས་སྐུ་ལ།

<<西藏通訊>>雙月刊

二零一四年一、二月號(總第99期)目錄

說明:所有署名及轉載文章,不代表本刊立場

- | | | | |
|----|-------------------------|----|-----------------------------------------|
| 2 | 奧巴馬在白宮會晤達賴喇嘛 | 20 | 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公佈2013年年度特別報告 |
| 2 | 中共在若爾蓋縣下發反自焚通告 | 20 | 西藏比如縣數名藏人被捕致死 |
| 3 | 噶廈在西藏抗暴55週年紀念集會上的講話 | 21 | 明朝“貢賜”不是主權是貿易 ——王力雄 |
| 4 | 西藏人民議會在西藏抗暴55週年紀念集會上的講話 | 21 | 西藏拉卜讓一僧人遭判六年徒刑 |
| 6 | 達蘭薩拉為自焚藏人祈福 | 22 | 黨設計的藏傳佛教寺院模式 ——唯色 |
| 6 | 司政洛桑森格首次訪問印度東北部 | 22 | 佛光普照的中間道路與假民主的強制漢化
——草蝦 |
| 7 | 3.10圖伯特抗暴紀念日 ——唐丹鴻 | 23 | 一名西藏政治犯因生命垂危獲釋 |
| 8 | 重溫胡耀邦的西藏政策 ——王丹 | 23 | 美國國務卿訪華就西藏人權狀況表達關注 |
| 8 | 歐洲上千座城鎮懸掛西藏國旗聲援藏人鬥爭 | 24 | 藏族,只要你過得比我好
——一個人漢人西藏自焚的感想 |
| 9 | “但是你們的肉和骨頭怎麼辦呢?” ——唯色 | 25 | 被捕47天的堪布尕瑪才旺在被捕前一月的記錄
——譯者:桑傑嘉/編輯:唯色 |
| 9 | 意大利國會制定西藏問題決議案 | 25 | 西藏昌都一僧人被中共公安毆打致死 |
| 10 | 道德、教育和人類發展 | 26 | 誰教唆了中國人自焚? ——朱瑞 |
| 11 | 西藏德格縣數名藏人遭逮捕 | 26 | 國際特赦組織緊急呼籲:西藏高僧堪布尕瑪才旺與支持者被拘禁 |
| 11 | 西藏囊謙縣民眾集會靜坐抗議 | 27 | 西藏的現代化只是中國的幌子?
——Yeshe Choesang |
| 11 | 西藏勇士帕莫桑珠自焚事件 | 28 | 無國界記者: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國仍排倒數 |
| 12 | 暴政不止永遠抗暴 ——黃嵩立、施逸翔 | 28 | 歐盟對中共打壓異議表達嚴重關切 |
| 12 | 微信存有達賴喇嘛弘法片段而遭捕 | 28 | 《身亂世:流亡藏人訪談錄》4-1
——採訪整理:唐丹鴻,翻譯:桑傑嘉 |
| 13 | 21世紀非暴力和愛心的影響力 | | |
| 14 | 羅伯特□巴內特教授回答讀者匯問 | | |
| 17 | 西藏勇士帕莫桑珠自焚事件(更新) | | |
| 17 | 圓仔不是支那賤畜,是流亡藏熊 ——奉君山 | | |
| 17 | 阿壩 ——許志永 | | |

<<西藏通訊>>存放在中文網站西藏之頁 www.hhdl.org www.xizang-zhiye.org

發行: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

編輯: 外交與新聞部中文組

地址: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Gangchen Kyishong, Dharamsala-176215 H.P., INDIA

電話:+91-1892-222510/222457

傳真:+91-1892-224957

E-mail:chinadesk@tibet.net

主編的話

每年3月10前後，中國當局都會向西藏境內派去大批軍隊、警察，近年，又增加了各種維穩演習，以威懾、防範、監視，被幸福了的西藏人民。

因為，1959年3月10日，西藏人民抗暴的烈焰，在首都拉薩熊熊點燃。從此，西藏人民爭取自由的鬥爭，從未間斷。這一天，就成了西藏人民抗暴紀念日，在西藏現代史上，豎起了一座塔，西藏人民將永遠繞轉。

今年，在西藏人民抗暴55週年紀念日即將到來之際，美國總統奧巴馬不顧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警告”，會見了西藏人民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尊者。重申了對維護西藏獨特的宗教、文化、語言、傳統，還有保護西藏人權和達賴喇嘛尊者的中間道路的支持，並希望中國政府與達賴喇嘛尊者通過對話解決西藏問題。白宮發言人海頓也表示，將會持續敦促中國與達賴喇嘛尊者在沒有先決條件的情況下進行對話。

達賴喇嘛尊者在美國期間，還訪問了華盛頓特區、加利福尼亞州、明尼蘇達州等，接受了《時代》《名利場》《華爾街日報》《赫芬頓郵報》等媒體的採訪，應邀在在國會山莊主持了美國參議院會議前的祈禱儀式、出席了美國企業研究所(AEI)的討論會，為Richmond的藏人社區中心開光，並應邀在舊金山、洛杉磯和聖克拉拉大學等，進行了以非暴力、愛心、幸福為主題的公開演講。

3月10日這一天，藏人行政中央在達蘭薩拉舉行了抗暴紀念日活動，西藏人民議會和噶廈分別發表了講話。同時，藏人在世界各地，包括美國、瑞士、法國、德國、澳洲、紐西蘭、香港、尼泊爾、緬甸、比利時、台灣等，紛紛舉行了西藏抗暴55週年紀念活動，在中國領事館前、聯合國前，以及世界著名公共場所裡，抗議中國對西藏的佔領，強烈要求達賴喇嘛尊者返回家園。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西藏首都拉薩，3月9日，西藏自治區公安機關、公安現役部隊舉行了“維穩應急拉動演練”；3月10日西藏電視台新聞播出，稱“全員動員枕戈待旦”；3月13日晚，拉薩市組織公安、武警、消防等部門，在市區開展了更大規模的維穩應急拉動演練。

3月，對於西藏人民來說，是一個最為疼痛的時刻。此期《西藏通訊》，將呈現以上更詳細的內容，希望我們銘記歷史，走向更廣闊的未來。

奧巴馬在白宮會晤達賴喇嘛

美國總統奧巴馬2月21日於白宮會晤了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

白宮官員表示，奧巴馬是因達賴喇嘛作為宗教以及文化領袖的身份而接待他的。

白宮發言人海頓說，美國關注中國統治下藏區日益惡化的人權問題和緊張，將會持續敦促中國與達賴喇嘛在沒有先決條件的情況下進行對話。

她還表示，美國支持西藏是中國領土的說法，並不支持西藏獨立，但美國支持達賴喇嘛提出的“中間道路”解決西藏問題方案。

由達賴喇嘛提出的中間道路，指的是在解決西藏問題的過程中，西藏人既不接受西藏在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處的地位或狀態，也不尋求西藏的主權獨立地位，而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範圍內尋求整個藏區名副其實的自治。

奧巴馬總統在白宮會見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時，重申了他對保持西藏獨特的宗教、文化和語言傳統以及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藏人的人權的大力支持。

總統讚揚了達賴喇嘛對和平與非暴力的承諾，並表示支持尊者的中間路線。總統強調他鼓勵中國政府與達賴喇嘛通過對話以解決長期存在的分歧，並認為一個有結果的會談對中國和藏人都是有利的。

在此背景下，總統重申美國承認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以及美國不支持西藏獨立的立場。達賴喇嘛說他沒有尋求西藏獨立並希望中國政府能夠重啟與他的代表的對話。總統和達賴喇嘛都認為美中兩國保持積極和建設性的關係很重要。

中共在若爾蓋縣下發反自焚通告

近日，中共在西藏安多左格（今四川省阿壩州若爾蓋縣）下發了一份所謂的反自焚工作暫行規定的通告，並張貼在所有鄉村、寺院乃至各家各戶的房門，該通告規定十六項條例如下：

一、取消自焚者直系親屬（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姊妹）報考國家公務員、事業人員、工勤人員和參軍的資格。

二、取消自焚者直系親屬參選、擔任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村組（社區）幹部的資格。

三、國家機關公務員、事業人員、工勤人員應自覺加強

對親屬的教育，凡直系親屬中出現自焚者，按照相關規定予以嚴肅處理”

四、取消自焚者及其他積極參與者的家庭（戶）三年、所在組一年的所有惠民政策。

五、取消或暫緩自焚者所在村（社區）、寺廟的國家投資項目，停止所在村（社區）所有招商引資和社會民間資金項目。

六、把自焚者及其他積極參與者的家庭（戶）列為不誠信戶，所在村（社區）、寺廟列為不誠信村（社區）、寺廟，三年內不予發放貸款；對金融機構已發放的貸款，實行只收不放。

七、發生自焚案件的村（社寺廟，須繳納1-50萬元的反自焚保證金未發生自焚案件、如數退還保證金；若兩年內再次發生自焚案件，保證金全收繳國庫’同時繼續繳納保證金。

八、把自焚案件與村組（社區）幹部、寺廟民主管理委員會成員及責任經師的補助掛鉤，並取消當年評先創優的資格。

九、對自焚者的耕地和草場的使用權予以收回，凍結自焚者所在村（社區）土地和草場的經營權。

十、對自焚者及其直系親屬、其他積極參與者家庭（戶）的宅基地和房屋只確權、不頒證。三年內不予審批一切商業經營活動。

十一、自焚者直系親屬申請出國（邊）境或到西藏自治區，三年內不予審批。

十二、哪裡發生自焚案件就對哪裡進行“嚴打一整治”，同時予以最嚴厲的綜合行政執法整治。

十三、對發生自焚案件的村（社區）、寺廟，在所在鄉鎮、寺廟舉辦村民（居民）、僧尼、責任經師法制學習班、對情節顯著輕微、尚不構成刑事犯罪以及治安處罰的自焚者直系親屬和其他參與者必須在異地參加15天以上的法制教育學習班。

十四、對發生自焚案件的寺廟，嚴格限制僧尼的臨時性佛事活動和跨地區的大型佛事活動。

十五、依法清理檢查發生自焚案件寺廟的財務，對寺廟的經營活動予以停業整頓廟財務收支情況、接受捐贈和使用情況向寺廟管理委員會（所）報告，定期向僧尼和信教群眾公佈。

十六、對提供自焚案件線索、情報信息者，一經查實，視其價值給予2000元—50萬元的獎勵。並嚴格保密。

本規定從發布之日起執行，若與本規定不相符的，以本規定為準。

此前，藏東左格（若爾蓋）縣發生了9起自焚抗議事件，即：3位牧民（格桑傑、貢確傑、索南達傑），4位僧人（貢確佩傑、洛桑達瓦、貢確維色、貢確索南），打工青年（仁青）、婦女貢覺旺姆。

來源：西藏之頁

噶廈在西藏抗暴55週年紀念集會上的講話

成千上萬的藏人，在55年前的今天，自發地聚集在西藏首都拉薩，為了保護達賴喇嘛尊者，同時，也為了抗議佔領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紅色軍隊。七天後，達賴喇嘛尊者離開拉薩，踏上了前往印度的旅途，八萬藏人也緊隨尊者開始了流亡。

今年一月份，我訪問了阿魯納恰爾邦的達旺，看到達賴喇嘛尊者初抵印度時經過的路，有種莫名感動。我也訪問了邦迪拉 (Bomdila) 和都登 (Tuting)，那裡是無以計數的藏人的避難所，今天仍然保留著原始難民定居點。沒有人逃避疼痛的現實，很多1959年被迫流亡的老人，沒有來得及實現他們回家的夢就去世了。同樣，在西藏境內，無數的藏人還沒有來得及與親人團聚和實現自由之願，也去世了。然而，我感到安慰的是，他們的夢想和希望傳給了下一代。

在西藏境內，這種堅韌的表現是，五十年代發生於康和安多地區的抵抗和起義；八十年代發生在衛藏地區的遊行示威；2008年遍布全西藏的抗暴；還有目前，持續的自焚抗議，透出沒有減緩的跡象。西藏人民的努力，無論境外還是境內，在今天，主要體現在新一代，這些年輕人，在西藏境內，非常響亮而清晰地要求他們的身份認同、自由和統一。在共和縣，連小學生，也在他們的學校裡要求藏語教學；在西藏比如縣，藏人拒絕在他們的房頂懸掛中國國旗，以及譴責甲瑪礦給人類造成的損失和對環境的破壞，這一切我們都聽到了！也表明了“除了極少數人在西藏有幸福感以外”，中國的洗腦宣傳是失敗的。當然，在流亡社區，無數的年輕人，也參與了相似的努力。

自從2009年起，西藏境內已有126位藏人自焚，他們遍布西藏各區，儘管我們多次呼籲不要採取激烈的行動，但自焚還在繼續。我們不鼓勵自焚，不過，支持他們的心願。2013年12月19日自焚僧人楚臣嘉措，在生命的最後時候發出的聲音是：

親愛的兄弟：

你能聽到我嗎？你能看見我嗎？你能聽到嗎？我被迫燃燒自己寶貴的軀體，是為了六百萬藏人解除痛苦，為了讓達賴喇嘛尊者返回家園，為了釋放被監禁的班禪喇嘛，為了六百萬西藏民族的福祉。

對這些勇敢的西藏男女，噶廈表達最深摯的敬意，並傾聽著這些來自西藏境內的要求結束壓迫和苦難呼聲。正因為如此，儘速透過和平方式解決西藏問題是噶廈最主要目標。同時，噶廈要有長期的籌略，以強化和扶持我們的自由運動，如果必要的話。需要補充的是，為了實現對話和成功地扶持西藏人民的鬥爭，噶廈將做出同樣的努力。

2020西藏：給藏人的建議

2020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入侵西藏的第70個年頭。屆時，那些體驗過西藏自由的一代藏人，將大大地縮減，達賴喇嘛尊者也將85歲了，七十年來，他不間斷地帶領著西藏人民。下一屆西藏領導人，將面臨一個關鍵的和挑戰性的現實：境內藏人，將不會有對傳統的西藏的個人回憶，境外藏人也僅僅記得流亡生活。流亡藏人，在六百萬藏人中也只佔2.5%，等同於在西方和亞洲其它地方的藏人的數量。

流亡是不確定中的一個岌岌可危階段，並有著偶然性，佔領者可能會從隨時被趕出去的形勢中過渡到永久的征服。我們面臨的挑戰是，調解流亡藏人（包括西方和亞洲其它地區的藏人）與漢人佔領下的境內藏人之間的距離和空白。在爭取自由的鬥爭中，我們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沒有根植於對獨立的西藏的個人回憶。我們如何實現？

作為長期籌略，我們需要在西藏世界，樹立自力更生的思想和行動起來，不能僅僅依靠別人的幫助實現目的。現在，到了承擔起領導責任和自己站起來的時候了，我們需要發揮集體和個體的實力，需要深刻反思。

我相信教育是抵達目的的最有力和最現實的投資與工具。只要更知識化地教育我們的所有人口，就會更成功地發展我們的自助經濟、技術和強化政府系統。全球的支持者們清晰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他們重視我們的佛教文化遺產。西藏人珍視的是謙遜、誠信和堅韌，不僅如此，我們還要增加現代教育，以實現我們的目標。傳統的價值觀和現代教育的結合，將會使我們爭取自由的鬥爭更蓬勃、更有活力，也更強大。

要緊的是年輕人需學習我們的國家歷史、記錄關於個體

家庭和在祖輩的土地上發生的故事、繼續在西藏餐館裡享受饌饌和穿曲巴等讚美我們的文化，但是，迎接未來的挑戰，保持我們身份的堅實之根，還必須首先知識化我們自己，並深深地與來自境內的藏人融合在一起，特別地省思。

保持團結和有效地實現這一點，在流亡社區，關鍵是有一個向心力，而藏人中央行政中央就是這個核心，也是不可替代的。噶廈邀請有奉獻精神的年輕人，在藏人行政中央和相關機構擔任領導職務。藏人行政中央將繼續推出新的政策和計劃，包括：西藏政策研究院開展的短、中和長期的對西藏的政策研究；西藏義工Tibet Corps 將把海外藏人和藏人行政中央銜接起來；西藏網和西藏在線電視，將與世界各地西藏人進行交流；獎學金的機會，鼓勵海外藏人資助在流亡社區和西藏境內的親人，這樣，我們培育了數以千名訓練有素的員工、專業人員和領導。我們也信奉拉喀，一個縱深的和有效的平台，展現了身為一個藏人的意義。

我很高興提醒藏人和我們在世界各地的朋友們，2014年12月10日，是達賴喇嘛尊者獲得諾貝爾和平獎25週年。藏人行政中央將2014年示為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年，並將在達然薩拉和德里發起這個活動；我們鼓勵所有西藏學校和學院研究尊者的人生之路，並慶祝這一盛事。4月25日，我們將紀念十一世班禪喇嘛（根敦·確吉尼瑪）的25歲生日。通過中間道路尋求西藏的真正自治，就是以基本的自由

代替政治壓迫，以經濟能力代替經濟邊緣化，以社會平等代替社會歧視，以文化提升代替文化同化，以保護環境代替破壞環境，我們致力於中間道路是為了有效地結束西藏苦難。希望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國領導層，聽取和接受這種溫和的、務實的訴求。

今年，噶廈的籌略是拉開對話的序幕，並將在北美、歐洲和亞洲組織藏漢對話。2014年是一個參與、接受知識，賦予自己行動的一年。

在我們悠久的文明史中，西藏人民一次又一次地從逆境站了起來。今天我們對身份的認同、凝聚力、尊嚴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迫切。如果我們團結一致，把長輩的豐富的傳統，與年輕一代的創新和活力結合起來，我堅信中國政府將別無選擇，必鬚面對我們的願望。

親愛的境內西藏兄弟姐妹，我們的旅程可能是漫長的，其挑戰中可能出現令人生畏的時刻，但是我們必將成功。在達旺，我看到了達賴喇嘛尊者走過的路，那也是我們的父母，祖父母們從西藏流亡到印度的路。從那裡，我看到了不遠處的西藏的山巒，是的，那也是一條把我們帶回家園的路。

衷心祈願尊者達賴喇嘛永久駐世！西藏問題能夠早日得到解決！

2014年3月10日

司政洛桑森格

西藏人民議會在西藏抗暴55週年 紀念集會上的講話

今天是西藏人民抗暴55週年紀念日。1959年3月10日這一天，發生在首都拉薩的抗暴，是西藏被侵略和佔領以來，抗議的高潮。在中國共產政權推行的殘酷政策下，不僅西藏人民遭受著壓迫，也威脅到達賴喇嘛尊者的生命，這種情況下，西藏人民忍不可忍，開始了自發地、勇敢地、持久地抗擊侵略者。對那些在殖民統治的枷鎖下，為了西藏的自由，無私地獻出了生命、飽受過折磨和正在飽受折磨的同胞，在此，躬身獻上我們的敬仰和讚譽，以及堅如磐石的支持。

毋庸置疑，西藏和中國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國家，無論是

自然地理形態、民族、文化、語言，還是風俗習慣、歷史等，都是不同的。但是，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借口下，中共入侵並佔領了西藏全境。為了滅絕西藏獨特的宗教和文化，以及西藏民族等，發動了“民主改革”、“文化大革命”等系列政治運動，致使無以計數的無辜藏人喪生。就是今天，西藏境內仍然在實施殘暴的、欺騙的殖民政策，西藏人民拒絕繼續忍受蹂躪，自上個世紀80年代起出現的和平示威，包括遍及西藏全境的2008年土鼠年的抗暴，都遭到了中國政府的野蠻鎮壓。當局的報復行動，使西藏人民對這個政權更加絕望，於是，開始了以燃燒自己寶貴的身體，抗議中國當局的對

藏政策。同時，他們喊出了深藏在心的聲音：“請達賴喇嘛尊者返回西藏”、“西藏自由”等口號。從2009年2月27日，僧人扎白在西藏東部阿壩自焚起，到2014年2月13日洛桑多吉也在阿壩自焚，這之間，西藏境內共有126位藏人，以自焚抗議中國政府，其中108位藏人犧牲。在境外，從1998年4月27日土登俄珠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自焚起，至2013年8月6日僧人噶瑪俄頓嘉措在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自焚，共有7位藏人自焚，其中4位已犧牲。

持續的自焚抗議，完全是中共當局在西藏實施文化同化、經濟邊緣化、民族歧視、環境破壞、暴力鎮壓和游牧民移居等造成的。每個人都清楚，中國當局在西藏實施和正在實施強硬和殘暴的政策。在剛剛過去的一年，中共當局不僅沒有絲毫改善對藏的嚴格限制政策，還派遣18,000多名“幹部”到西藏康區比如縣，強迫藏人懸掛中國國旗，以表達對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忠誠，因此遭到比如縣比如鄉莫阿村藏人的強烈不滿，村民將中國國旗丟入河中。為此，中共當局派遣大批軍警進行嚴厲鎮壓。當地的許多學生不得已短暫離開所在的學校返回各自家中。中共當局還以莫阿村中心，在附近駐紮多個軍營，設立多處檢查哨所，對當地藏人進行嚴密監控管制。其局勢甚於文化大革命。此外，當局還在西藏若爾蓋發布了一份所謂“反自焚16條規定”的文件，嚴重剝奪了藏人的公民和政治權利。被稱為世界屋脊的西藏，是亞洲眾多河流的源頭，影響著世界的氣候變化，被稱為第三極。而中共當局在西藏無序地興建大型水電站和水壩，改道河流，並肆無忌憚的開採礦產資源，砍伐森林，破壞牧場和草原，以及超極限地修建公路和鐵路等，使西藏的自然環境遭受空前的破壞，有的河流和湖泊，甚至接近乾枯和停流的危險，而她們滋養著包括中國和印度在內的亞洲的三十多億人口！去年，西藏康區玉樹和雜多縣藏人，為抗議當局肆意開發礦產舉行了和平抗議示威，中共當局派遣武裝軍隊向和平抗議的民眾發射催淚瓦斯，並用高壓電棍毆打無辜藏人，同時許多藏人被拘捕。中共當局還派出大批武警部隊，遍布西藏各地的村莊和牧區，剝奪藏人前往西藏各地的自由，因此在藏地大部分商業的經營權都掌握在漢人手中，西藏的農牧民並沒有從中受惠。

作為西藏宗教和文化中心的寺院，中共當局強行逼迫僧侶接受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逼迫僧人表明政治立場。當局禁止民眾供奉達賴喇嘛尊者的法像，強迫西藏僧俗民眾褻瀆和誹謗達賴喇嘛尊者，逼迫民眾和達賴喇嘛尊者劃清界限。去年以來，中共當局在西藏的各個寺院，如：安多拉卜楞寺、木如寺等實施一系列管控僧人的惡性政策。2013年年底，西藏康區比如縣的仲納寺遭到強行關閉，隨後比如縣達爾木寺和熱登寺也遭到關閉。西藏學生和知識分子上書要求使用藏語文教學，沒有得到任何回應。西藏人權民主促進中心2013年年度報

告顯示，中共當局在近幾年內拘捕判處了920名藏人政治犯，僅2013年就監禁判處了215名藏人政治犯。

今天我們再次重申：西藏自由鬥爭的性質仍然是非暴力和中間道路原則，我們沒有任何改變。藏人行政中央將一如繼往地遵循達賴喇嘛尊者的意願，努力通過與中國政府的對話解決西藏問題，這也是生活在民主與自由社會的人們所共認的。儘管如此，中共當局還是企圖污蔑和歪曲西藏的自由鬥爭為暴力行為，例如，2008年，中國重慶發生襲警事件，被中國當局指為藏人恐怖分子所為；2014年，當局同樣將中國駐美國舊金山大使館縱火案也歸罪於藏人；特別是2008年，整個西藏相續發生的和平抗議活動，以及2009年以來發生的自焚抗議事件，都被曲解為暴力行為，並無中聲有地指控為達賴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的慫恿和滲透。同時，中共政府在國際上對支持西藏的各國政府和議會、非政府組織，以及個人進行詆毀和施加壓力。例如，中共當局試圖阻止達賴喇嘛尊者與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會晤，不承認被美國政府任命的西藏問題特別協調員，甚至對世界結核病專科醫生小組、世界衛生組織（WHO）和無國界醫生組織（MSF）一致表揚達蘭薩拉西藏德勒醫院為預防結核病作出的重大貢獻，並頒發“Kochon”結核病獎施加壓力，阻礙了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正式批准該獎項，其演講也被迫取消。對此，我們強烈反對中共當局肆意干涉國際組織的運作和獨立國家的自由精神。

當前，國際上關心和支持西藏問題的人越來越多，包括美國政府和國會，以及很多國家的政府和國會、國際非政府人權組織等，都對西藏問題表示嚴重關切，並呼籲中共當局與西藏方面進行和談。特別是2014年2月21日，達賴喇嘛尊者與奧巴馬總統在白宮會晤期間，他表達了美國政府對達賴喇嘛尊者中間道路政策的支持。此外，美國政府對西藏的人權狀況和宗教自由日益惡化表示深切關注，與此同時，還呼籲中共政府與達賴喇嘛尊者或代表進行實質性的對話。然而，中共政府對西藏實施的政策，持續強硬和惡化。對此我們深表遺憾。2013年11月，中國成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國，那麼，中國政府是否有能力和意願遵守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目前，已出現了嚴重的懷疑。因此，我們強烈呼籲國際社會，特別是中國人，敦促和監督這個政府遵守公理。

回顧過去的55年，儘管中共政府對境內廣大西藏人民不斷地洗腦和再教育，然而，因為當局的不誠實和殘暴，早已在西藏人民心中，失去了威信，抗議持續不斷。藉此機會，西藏人民議會再次呼籲：中國領導人放棄專制和狹隘的思維，憑藉透明和開放的心態，順應世界潮流和道德風氣，與錯誤的對藏政策徹底決裂，抓住藏中和談的時機。為了西藏人民的政教事業和長遠的利益，達賴喇嘛尊者已把所有政治權利移交了民眾選舉產生的

領導人。藏人行政中央和下屬各機構都在努力地履行職責，因此受到了西藏境內外同胞的肯定和支持。我們在此呼籲，為了西藏人民的長遠利益，境內外所有藏人團結一致、統一力量，為西藏的自由事業而做出更大的貢獻。印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一直以極大的努力確保法王達賴喇嘛尊者的安全。難忘55年前，中國當局公然威脅達賴喇嘛尊者的安全。目前，一些自稱信奉“兇登”的藏人違背因果倫理，為謀取中共給予的錢財和利益，破壞藏人內部的團結，誹謗和攻擊達賴喇嘛尊者。因此，我們曾向美國和印度政府的安全部門提出了加強達賴喇嘛尊者的安全措施，藏人行政中央和全體藏人都要時刻警惕。

西藏問題的解決有利於世界和平，也是當務之急。在此，我們感謝支持和平與正義的國際各國政府和議會、團體、個人等，逾越中共政府的經濟施壓和曲解是非，誠心誠意地支持西藏人民的正義鬥爭！同時我們深切呼籲，對西藏正義事業做出更大的支持！藉此機會，我們也感謝美國政府，於今年2月20日 Dr.Sarah Sewall 任命西藏問題特別協調員！儘管噶廈積極和全面地負責西藏整體事業，但西藏人民議會為西藏的整體問題，尤其是針對當前西藏的緊張局勢，向國際社會和議會、社會知名人士及廣大民眾進行展開了遊說和敦促等活動。我們衷心感謝，在雪域西藏的情

器世間正面臨災難之時，對藏人行政中央和藏人社會直接或間接地伸出援手的各國政府、議會議員、協會及其個人等！特別感謝，印度政府和人民一如既往地協助和支持！

最後，衷心祈願尊者達賴喇嘛永久駐世！西藏問題早日得到解決！

西藏人民議會

2014年3月10日

達蘭薩拉為自焚藏人祈福

今日（2月21）下午4點，在藏人行政中央宗教部的組織下，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門噶倫和公職人員，以及達蘭薩拉附近僧俗民眾聚集在大乘經苑，為1月5日在藏安多澤庫多禾茂鄉自焚的帕莫桑珠和2月13日在西藏阿壩當街自焚藏人洛桑多傑舉行了祈福法會。

藏人行政中央宗教部部長白瑪群覺在法會上介紹了兩名藏人的自焚過程，並對所有自焚者的家屬表達了慰問。宗教部部長白瑪群覺在法會上，祈願所有為西藏民族政教和自由事業獻身的同胞們，早日投胎到雪域西藏。

同時希望流亡藏人時刻牢記這些先烈們的意願，共同祈願和付出努力。

2014年2月5日晚間約9時30分，西藏安多澤庫（今青海省

黃南自治州澤庫縣）多禾茂鄉境內附近的班禪走讀學校附近，27歲的藏人帕莫桑珠自焚抗議中共對藏人鎮壓統治。事發不久，中國軍警趕到場，把嚴重燒傷的帕莫桑珠強行帶離。

因當局嚴密控制所有通訊渠道，數天后才傳出自焚藏人帕莫桑珠已犧牲的消息。2月13日，西藏阿壩（今四川省阿壩州阿壩縣）城，當地時間下午約6時30分，一名叫洛桑多傑的25歲藏人在阿壩縣城自焚，抗議中國政府對西藏的殘酷政策。洛桑多傑在當地民眾所稱的英雄街上，喊著抗議口號，進行自焚。在他點火不久，部署在該地區的大量軍警趕到現場，撲滅了自焚藏人身上的火焰，把自焚者拉 到一輛車上在強行帶走。

2月16日自焚洛桑多傑在馬爾康州府一家醫院犧牲。自2009年至今西藏境內發生了126起自焚抗議中共，109人已犧牲。境外自1997年共發生了7起自焚抗議。其中4人英勇犧牲。西藏境內外共133位藏人自焚抗議，112人壯烈犧牲。年齡最大的自焚者64歲，最小的15歲。所有自焚抗議者呼喊，西藏要自由，讓達賴喇嘛尊者回家等。

來源：西藏之頁

司政洛桑森格首次訪問 印度東北部

本月25日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前往印度東北部阿魯納恰爾邦進行參訪。

25日司政洛桑森格抵達阿魯納恰爾邦時，受到阿魯納恰爾邦旅遊與發展部的部長白瑪堪卓，以及地方行政官員、西藏定居點工作人員，地方宗教界代表的熱情迎接，這也是司政洛桑森格首次到訪該邦西藏定居點。

26日司政參訪了，西藏第六世達賴喇嘛寺院和江陽曲傑林（音譯）、吾堅林（音譯）等佛教學習中心及西藏社區。

當天下午，司政對居住在達旺的150多名藏人發表講話，司政表示，西藏第十四屆噶廈非常重視提高藏人教育事業，同時鼓勵西藏學生努力學習，將來對西藏事業作出貢獻。同時司政強調，我們也要繼承和發揚，西藏與門巴在過去歷史上建立的緊密關係。

下午，司政在阿魯納恰爾邦旅遊與發展部部長白瑪堪卓的邀請下，前往circuit house觀看了阿魯納恰爾邦的傳統文藝表演。期間阿魯納恰爾邦旅遊與發展部部長白瑪堪卓以該邦的傳統禮遇習俗，給司政送了一件門達旺的傳統衣服。司政也 向部長回送西藏首都拉薩大昭寺簡曆書和世界各國領袖致尊者達賴喇嘛信件彙編的書籍。

26日，司政在阿魯納恰爾邦旅遊與發展部部長白瑪堪卓和藏人行政中央內政部助理秘書長頓珠多傑，噶廈助理秘書長多嘉次仁等陪同下，訪問了西藏定居點德讓和邦德拉。

來源：西藏之頁

3.10圖伯特抗暴紀念日

文 /唐丹鴻：

3.10圖伯特抗暴紀念日1959年3月9日，我的一個僕人去拉薩（譯註：拉薩人說拉薩是指大昭寺和小昭寺周圍）回來後說：「漢人要達賴喇嘛明天去軍區，人們都非常擔心，怕他去了就回不來。」當時，我想人們一定是在造謠，他們會亂說的，便沒把這事放在心上。（圖：1959年3月 拉薩）

3月10日早晨，我看到很多民眾向羅布林卡方向走去。我也往羅布林卡走。到羅布林卡時，已有很多人集聚在羅布林卡正門口了。門關著，民眾們堵在門外。因我是噶廈公務員，讓我進去了。我問裡面的人出了什麼事？有人說：「漢人突然邀請達賴喇嘛去軍區看戲，還不許我們這邊帶警衛，不許帶武器！」

為何說「突然」呢？原因是：達賴喇嘛的日程一般要提前一個月安排，特別是安全方面，警衛團長應事先知道這一安排。然而漢人頭一天才突然通知尊者的警衛團長。一般來說，達賴喇嘛外出要帶20多名警衛人員。可軍區方面卻說：「達賴喇嘛來軍區，不需要警衛。如果非要帶也只能帶兩三個，但不許帶武器。達賴喇嘛的保安人員不許越過軍區前的格桑橋……」

藏人對中國人邀請尊者看戲產生了極大疑慮。人們說：「漢人這是謀劃把尊者帶去中國。今年中國要開人代會，可是在西藏已有藏人成立了武裝遊擊組織，局勢不穩定。中國人的計策是，讓尊者去軍區看錶演，然後以臨近全國人大會議、西藏不安全等為藉口，直接把尊者帶去中國。」

人們之所以對中國人邀請尊者看演出產生那麼大的疑慮，是因為：

其一，藏人眾所周知在康和安多，發生了高僧或地方頭人等被漢人召集去開會或赴宴，卻遭到了逮捕。其二，共產黨詆毀我們的宗教信仰，我親眼見過一份甘孜的報紙，刊登文章中說喇嘛是土匪，僧人是盜賊。

其三，早在1950年，中國人就放行達賴喇嘛的大哥達澤仁波切到拉薩，指示他勸說達賴喇嘛服從共產黨。並告訴達澤仁波切，如果達賴喇嘛不聽從共產黨，可以除掉達賴喇嘛。

此外，1958曾有個中國人攜帶手榴彈到了布達拉宮，準備拉導火索時，被按倒在地上抓住了。抓住這名中國人的西藏衛兵後來流亡印度，去年在達蘭薩拉去世了。

另外，達賴喇嘛參加格西考試，傳召法會期間，在必經之路的一處叫「普布教」的地方，藏軍發現了兩個穿著大衣的中國士兵，大衣下面藏有槍，子彈已經上了膛。

沖賽康附近有一次乃窮護法神的法會，達賴喇嘛會在那

裡停留。警衛發現人群中有一個可疑的人一直往前擠，結果在這三人身上也發現了槍支。這些人被藏軍逮捕關進了監獄，但中共方面與噶廈交涉，把這些人給領走了。

共產黨想除掉達賴喇嘛，以及在很多地方抓捕頭人高僧等動作，都是導致拉薩事件的原因。

1959年3月9號深夜，我在巴郎雪，就聽人們說漢人邀達賴喇嘛去新軍營司令部，這是很危險的，去了漢人軍營就回不來了。

3月10號早上，我早早地去了牲口市場。回來見大家都非常激動，我問：「怎麼啦？」人們說：我們必須去羅布林卡，阻止尊者去漢人的軍營。如果去了軍營，尊者就會被漢人帶到中國。大家討論了一番後，都往羅布林卡去了。

到羅布林卡正門時，已有大約五、六千人圍在外面。人們還在源源不斷從四面八方朝羅布林卡聚集。我看到眾人正在毆打堪瓊帕巴拉。他挨打的原因是這樣的：他本是僧官，那天他去羅布林卡卻換成了俗裝，騎著自行車，還戴著口罩。到羅布林卡外的人群中時，見他那身裝扮，人群騷動起來，說他是漢人的奸細，開始用石頭棍棒打他。聽有些人說他帶著槍，但是他沒有開槍。很快堪瓊帕巴拉就被石頭、木棒什麼的給打死了。

帕巴拉被打死後，屍體脖子上綁了繩子，被拖著在林廓路上繞了一圈四處示眾，最後屍體給扔在了沃多項卡，噶廈的警察局附近。在羅布林卡正門，民眾情緒已經非常激昂。這時噶倫索康爬上羅布林卡正門頂，對大家講話，勸說大家冷靜，不要騷亂……

民眾議論紛紛，認為不行，大家應該拿帳篷住在羅布林卡外面守著。我回去拿了帳篷回到羅布林卡時，大家討論佈置了怎樣守衛羅布林卡，我被安排帶領192人去守衛羅布林卡南門。這192人全是先後逃亡到拉薩的德格人，由於我是德格王臣，所以由我承擔帶領這些德格人的職責。我們守在南門那兒，搭了七頂帳篷。挨著我們的是貢覺人，再下去是昌都人。羅布林卡西面，有安多的五個部落的人守在那邊……

從3月10號那天起，拉薩民眾也在大昭寺一帶聚集抗議，噶廈也在召開緊急會議，我們開始了守衛羅布林卡。羅布林卡成立了一個協調部，由三個貴族官員主要負責。我每天都參加協調部的會議。三名負責人是：達熱、拉東色、夏格巴的兄弟，他們後來流亡到了印度和不丹。

2014-03-10

重溫胡耀邦的西藏政策

文 / 王丹：

昆明事件，再度把中國日益嚴重的民族地區衝突的問題擺在世界面前，也導致包括西藏在內的所謂邊疆問題，已經成為全國性的問題。面對暴力衝突逐漸升級的前景，除了譴責極端勢力濫殺無辜民眾之外，中共長期以來實行的民族政策，也應當列入檢討的清單，否則就無法解釋一個簡單的事實：為甚麼在新疆和西藏地區，近幾年對分離勢力加強鎮壓的結果，反倒是暴力襲擊事件愈演愈烈。

說到中國中央政府長期以來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問題，核心就是所謂的“高度自治”到底是否在新疆和西藏地區落實。我相信，第一，無論是在新疆還是西藏，真正主張現階段就要完全獨立的，並不是大多數；第二，但是，對於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存在的不滿，是廣泛存在的。那麼不滿來自哪裡呢？主要癥結，還是在於當局對民族地區的自治政策口是心非，並未真正放手讓維族和藏族人高度自治。

這並不僅僅是反對派人士長期以來對中共民族政策的批評，其實，就是中共內部高層，也曾經有完全相同的看法。代表人物，就是曾經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

根據《胡錦濤傳》和鄧力群回憶錄的記載，胡耀邦一九八〇年在視察拉薩郊區反帝公社一些居民的住房時，親眼目睹西藏人民極為惡劣的生活狀況後非常震驚，他當面對駐藏官員質問：“中央援助西藏的專門撥款都扔到雅魯藏布江裏去了？！”他對多年來以漢族軍人為主的西藏當局推行極左路線的惡果，痛心地留下這麼一句話：“這完全是殖民地的做法！”

1980年5月29日，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區幹部大會上發表講話。他用六個字概括其講話精神：“免稅、放開、走人”。所謂“走人”，就是把在西藏的漢族幹部大量撤回內地，使藏族幹部的比例達到絕對多數。他說：“在兩三年之內，我的意見最好是兩年，把國家的脫產幹部，我不是講的不脫產的，不脫產的那要全部是藏族，國家的脫產幹部，包括教員啦，藏族幹部要佔到三分之二以上。”他說，對在西藏的漢族幹部“要有計劃地、相當大批地回到內地去妥善安排工作。”這麼一來，我看三方面會滿意，中央滿意，漢族幹部滿意，藏族幹部同人民滿意，三方面滿意，我們為什麼不幹這個事情呢！”

胡耀邦的建議一經提出，遭到黨內強硬派的大力反彈，尤其是長期在西藏工作的漢族幹部更是強烈反對，他們紛紛表示，一旦漢族幹部撤出，分離勢力必然增長。因此，胡耀邦的政策沒有被當時的中共當家人鄧小平採

納。這裡，其實已經可以看到，圍繞西藏政策，已經形成了龐大的利益集團，他們會以穩定為名，維護自身的利益。而穩定，對於中共來說，是一道神主牌，只要打出這張牌，其他主張就只能退避三舍。當然，我們現在也都看到，以穩定為名拒絕接受胡耀邦的建議的結果，並沒有是的西藏的形勢更加穩定。

我找出這段歷史，是要證明，即使連中共內部，其實也曾經認識到民族政策存在著未能落實高度自治的問題，也曾經嘗試改善這個問題。只是這樣的開明政策在“左”才是正統的中共內部註定無法通過。或許，在新疆和西藏問題越來越嚴重的今天，有必要重溫一下胡耀邦的民族政策。

2014年03月10日

歐洲上千座城鎮懸掛西藏國旗聲援藏人鬥爭

歐洲德國和法國的上千座城鎮於本月10日懸掛西藏國旗，對藏人自由鬥爭給予堅定的支持，此外，援藏團體在英國開展宣傳西藏問題國會遊說活動。

總部設在柏林的德國西藏倡議組織（TID）的努力推動下，當初1996年開始在每年的3月10日懸掛西藏國旗的幾座城鎮，已上升為1400多個，而在今年的懸掛西藏國旗活動中，再有20多個城鎮加入，以示表達對西藏自由鬥爭的堅定支持和聲援。

在法國，也有600多個城鎮懸掛西藏國旗，表達對西藏自由抗暴的支持。藏人行政中央駐比利時辦事處法國事務聯絡員次仁頓珠向本台介紹說，（錄音）法國國會綠黨參議員安德烈·蓋託林（Andre Gattolin）於本月10日參與在巴黎舉行的西藏三十自由抗暴紀念活動，表達對藏人正義鬥爭的支持，並承諾將促使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奧朗德（Francois Hollande）向奧巴馬總統一樣，官方邀請達賴喇嘛尊者訪問法國。

在英國，援藏組織國際議會支持西藏的成員們於今天（12日）聚集在位於倫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中進行祈福，為西藏自由事業獻出生命的藏人和他們的家屬表達悼念和同情。今天下午前往英國國會和政府部門進行西藏問題遊說活動後，還在威斯敏斯特的各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會議廳舉辦西藏問題討論會。

來源：西藏之聲

“但是你們的肉和骨頭怎麼辦呢？”

文/唯色：

每每想起正當盛年突然去世的十世班禪喇嘛，我總會憶起多年前第一次見到他的情景。記憶還算深刻，雖然那時我才十七、八歲，在西南民族學院的預科讀高二或高三，大概是1983年或1984年的某一天。在那之前，就從小被教育成紅色接班人的我而言，其實對十世班禪喇嘛幾無印象，只知道他被稱作“班禪大師”，是“西藏第二大活佛”。

聽說他要來民院，我和同學們以及比我們年長的大學生們，一大早就被領導和老師安排到民院門口迎接。應該是冬季，我們排著兩路縱隊久等不至，被凍得不行，我就心裡不樂意。當時我們都沒穿藏裝，儘管民院有相當多的藏族學生，但我不記得有誰穿藏裝。只記得離我們不遠有兩個蒙古族男生，穿著藍綢緞的蒙古長袍，顯得分外突出。

終於等來了班禪大師。那是第一次見到他，高大魁梧，神采奕奕，但穿的不是袈裟而是深色藏袍。我們這些藏族學生是鼓掌還是高喊“歡迎歡迎”，這我不記得了。只記得那兩個蒙古族男生一下子跪在地上，將藍色的哈達舉過頭頂，唱起了像蒙古歌的那種歌，調子很悠長。而且，當班禪大師走過時，他倆站起又伏地，磕起了等身長頭。我當時心想，這兩個男生很迷信啊。

之後，就去了民院禮堂。我們因為是從甘孜州和阿壩州來的藏族中學生，被安排在前面就坐，因此也就有機會清清楚楚地聆聽班禪大師的講話。好像聚集在禮堂裡的都是藏族學生和老師，本來班禪大師是說藏語的，但他問是否聽得懂，台下鴉雀無聲，於是班禪大師就說起了漢語，是非常流利的普通話，這下我們都聽懂了，是在批評我們，很嚴厲地批評我們，批評了兩三個小時，我旁邊的同學都在嘀咕：哎呀，被罵慘了。

班禪大師真的是拍著桌子批評我們。說你們是藏人，你們卻不會藏語，你們也不穿藏裝，你們嫌穿藏裝麻煩，這有什麼麻煩呢？他說著就把手抬起，抖了抖手臂，長長的絲綢衣袖就滑下去了。他一邊挽衣袖一邊說，這樣學習、工作很方便嘛。你們是覺得穿藏裝丟人嗎？你們把自己的傳統和文化都丟棄了，你們就不是藏人了。等等，等等。我又心裡不樂意了。當時我並沒覺得慚愧，只覺得挨罵不舒服，也因此記住了這些話。

後來聽說班禪大師來西南民院，原本準備給民院一筆錢的，而民院也很想要班禪大師的資助。文革結束後，被關押多年的班禪大師恢復了公開活動，每次去藏區，成

千上萬的藏人都擁擠著去朝拜他，並獻上無數供養。聽說供養的錢幣都用麻袋裝。而班禪大師總是把信眾供養的錢幣資助辦學校或民族教育，這在藏區廣為人知，所以民院也想沾光，孰料班禪大師對民院的藏人學生很失望，據說是一分錢沒給就走了。

多年後想起這件往事我才感到羞愧，這是遲來的羞愧。多年後看到藏人網友之間盛傳十世班禪喇嘛的兩段著名語錄——

“我會講漢語是我能力和知識的體現，如果我不會這些也不會成為我的恥辱，但是我不會講藏語、不會藏文，那麼就會是我畢生的恥辱，因為我是一個藏族人。” “如果你們穿藏裝感到羞恥，那可以不穿。如果你們講藏語感到羞恥，那可以不講。但是你們的肉和骨頭怎麼辦呢？你們出生於藏人家庭的事實是無法改變的。你們的祖先是藏人。但如果看你們的行為，你們正在使得民族被同化。”

——我不禁嘆息，又像是看見了班禪大師恨鐵不成鋼地，朝著我們這些年輕的藏人抖著長長衣袖的一幕。

2014年1月28日（十世班禪喇嘛圓寂25週年紀念日）

意大利國會制定西藏問題決議案

意大利國會制定一項西藏問題決議案，要求中共政府立刻停止對西藏實施的壓制政策，同達賴喇嘛尊者或其代表進行和談。

據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網站報導，意大利國會參議院為了響應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部長德吉曲央於去年12月份在意大利國會就西藏問題的作證，特別制定了這項西藏問題決議案，主要對中國政府提出要求，尊重藏人的宗教文化和習俗，允許在各西藏學校中教授藏文為主的教學課程。

決議案呼籲歐洲議會利用歐中人權對話機制，敦促中共允許歐盟外交官、媒體記者和外國人士進入西藏了解真相；呼籲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和人權理事會監督西藏人權狀況；要求中國政府改變在西藏現行的高壓政策，同達賴喇嘛尊者或其代表展開實質性的和談。

來源：西藏之聲

道德、教育和人類發展

(美國明尼蘇達州羅徹斯特 2014年3月) 今天早上,氣溫寒冷,天色再次變得陰沉,達賴喇嘛尊者的專車從明尼阿波利斯出發,經過被雪困住的明尼蘇達鄉村,最後到達羅切斯特。他來到這裡的梅奧診所接受一年一次的身體檢查。當一系列的身體指標檢測完成之後,他將參加一個由“心靈與生命研究所”委員會的成員舉辦的工作會議,這個會議的主題為“道德、教育 與人類發展”。委員們將向尊者匯報一個把世俗倫理道德應用於現代教育的課程設計項目的進展。

尊者一直關注的是“世俗”一詞是否能恰當地表達普世、公正、平等、尊重包容所有宗教傳統的基本意圖,同時也考慮到那些聲稱無宗教信仰的人士。他說他與一位穆斯林談話時被問到關於科學和宗教之間的緊張關係。對此尊者的回答是:科學關注的是外部的物質世界,而宗教則是關心內心的價值觀。他認為信仰的目的是促進愛心。科學既無法證明上帝存在,也無法證明上帝不存在。他讚賞教皇本尼迪克特的觀點:信仰和論證,也可以被視為宗教和科學,必需共同造福社會。

丹·戈爾曼匯報說:針對在校兒童的注意力不集中的問題促使了一個新項目的開發,這個項目已成功地使學生更具有自我意識。在這個項目中兒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感受並知道如何處理自己的感覺。這可以讓兒童對他人和他人的需求更敏感並能夠作出相應反應。一套相互關聯的技能正在“社會情感學習”的名義下教授給兒童。這與培養兒童的注意力的工作密切相關。

里奇·戴維森說:調查結果顯示,47%的美國成年人難以專注於他們正在做的事情。他建議在人生的早期提供解決方案以防止這個問題。尊者想知道為什麼西藏僧人似乎不存在思維散亂的問題。

戴維森繼續匯報了一個長期研究項目,此項目在新西蘭的但尼丁進行,有1000人參與,主要是研究孩子的剋制力和自我控制的能力對其成長的長期影響。很明顯,那些在年幼時顯示較強自我控制力的人在成長後更快樂、各方面更成功。

最近,神經科學已經確定了年輕人的兩個接受情感教育的敏感時期,其中一個時期是孩子入學之後的4至7歲,另一個時期是在11至17歲的青春期的。同時 科學家還發現了年輕人越來越提早進入青春期的現象,在19世紀晚期的某些地方年輕人進入青春期的年齡是16歲,而在今天的某些地方年輕人進入青春期的年齡只有9歲。這種變化歸因於複雜的因素,包括飲食變化。但大腦成熟的速度仍然較

慢,對大多數人來說直到20歲出頭大腦才能完成發育。

里奇·戴維森也匯報說對兒童愛心教育顯示了非常積極的效果,就連短期的愛心教育都有明顯效果。當被邀發表評論時尊者回答說:“我沒什麼其它可說的。非常棒!”黛安娜·查普曼·沃爾什告訴尊者,當她和“心靈與生命研究所”成員去年在印度南部的漫果特(Mundgod)與尊者會見時,她被某些東西深深觸動了。她說:“我們過著多麼舒適的生活,世界卻仍然存在如此多苦難深重的人們。”

她告訴尊者今天大部分美國人已經對國家領導失去信心。有92%的人說他們對國會仍有信心,但對華爾街和媒體的信任低於平均水平。尊者認為那或許是因為人們的期望值過高。他說:“我們的目標是幫助全球70億人類。這個國家仍有一個很大的可能性,那就是到本世紀末將出現一種不同的領導方式。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趨勢在世界各地也出現了,所以亞洲人和其他洲的人不認為這僅僅是美國的趨勢。我知道你已經在歐洲和亞洲部分地區開始工作,您還必須把工作延伸到非洲。然後我們可以找到解決全人類的問題的方法,而不僅僅是美國的。我經常說美國是自由世界的領袖,但全人類問題的問題必須被確認,這也是我們能做到的。”

亞瑟·薩卓介紹了布魯克·多森拉維,她是心靈與生命研究所關於道德、教育和人類發展方面的高級項目官員。他問她如何實現這個項目的目標。她這樣定義“道德敏感的孩子”一個具有安全感,信任他人,尊重別人,關心別人,對他人的感受很敏感且具有辨識力。在起草名為“呼喚關心”的課程草案時,她這樣定義三種關心模式:接受關心,培育自我關心和擴展關心。這個課程針對2至3年紀的學生設計且在設計中充分考慮了教師和學生雙方的需求。

尊者指出:“如果你看看經典的佛教心理訓練方法,佛教總是鼓勵行善積德並要求停止不好的行為。如果你的行為合乎佛法,你將積累福德;如果你不行善或者你做出了違背佛法的事情,這樣的行為將產生對你不利的結果。在愛心教育的過程中,我們應承認我們的生存依賴於其他人類。”

布魯克·多森拉維表示認同需要從全人類的角度來規劃工作。尊者回憶了在瑞士裴斯塔洛齊學校看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孩子們在一起玩,沒有任何的障礙。當布魯克·多森拉維總結在印度和亞洲其他地區的研究和工作時,尊者指出嘗試讓中國參與進來也很重要。亞瑟·薩卓回應道:在香港很多人對這個工作有濃厚的興趣。

他繼續講：“這是一項頗具挑戰的工作的開始——我們應如何學會關心他人？人類相互依賴的另一個方面和特徵就是，我們處於同一個世界。我們應如何學習與人共存？尊者您是我們的靈感源泉。我們希望最終能廣泛地的影響更多的受眾。”

尊者回答說：“在40或50年內，該項目可能不會有成果，你和我都未必有機會看到結果。但我們這一代必須開始。現在的年輕一代是誠實和真誠的。我們 可以告訴他們，我們這一代犯了這些錯誤，如果你簡單地跟隨，你們也會遭受這些不幸。是時候開始改變了。我認為現在的年輕人會遵循這個方向前進，人類可 能會出現更有智慧的新一代，而他們的領導人也會與今天的領導人不一樣。”

作者：達賴喇嘛尊者辦公室

譯者：小凡

照片來源：達賴喇嘛尊者辦公室

信息提供者：達賴喇嘛駐北美代表處貢噶扎西

英文原稿鏈接：<http://bit.ly/1kGbJjk>

來源：西藏之頁

西藏德格縣數名藏人遭逮捕

據消息，今天（2014年1月8日）上午，西藏康區德格（今四川省甘孜州德格縣）寺院和邦達（音譯）地區突然來了大量軍警，並指控多個藏人阻止修建地下公路而遭逮捕。

事發後，遭逮捕者家人懇求當局人員釋放所有無辜被抓的藏人，但沒有人理睬。目前不清楚被抓藏人的詳細情況。

被抓德格縣數名藏人原因是於2013年5月初，位於德格縣中部地區進入了大量的修建地下公路的工人和挖土機等修路工具，並在5月20日在當地舉行了開工儀式。

對此，德格縣當地民眾先後多次上方相關政府上交請願和訴求，並向政府反映不要再破壞自然環境，不要挖掘和修建地下公路，這對當地藏民生活造成困難和威脅，傾倒廢石土料會對公路附近村落的生態環境造成破壞和影響。

儘管如此，當地政府非但沒有聽取藏民的訴求，而且以修建公路為藉口強行讓很多附近村民搬遷到別處，導致更多附近藏人住房出現裂縫，對當地藏民生活造成了極大不良影響。

因此，2014年12月27日，上百該地區藏民聚集在修建地下公路區，再次向施工人員提出訴求，同時亦呼籲他們，停止這種破壞環境和民眾有害之項目，也不見得任何奏效。其施工項目仍然繼續。

來源：西藏之頁

西藏囊謙縣民眾集會靜坐抗議

本周三（1月15日），西藏囊謙（今青海省玉樹州囊謙縣）僧俗民眾要求當局釋放該地區公雅寺堪布尕瑪才旺（又稱堪布尕才）與為其請願而遭到逮捕的16名僧眾，而聚集在囊謙縣監獄前舉行集體靜坐抗議。

由於中共當局一直沒有任何釋放堪布尕瑪才旺的動作，致使本月14日諸多囊謙縣民眾前往公雅寺了解情況。15日上午，公雅寺60多名僧眾和400多民眾同時聚集在其縣監獄前，進行靜坐抗議中共當局抓捕無辜的堪布尕瑪才旺，同時民眾也呼籲當局儘快釋放為堪布請願的16名藏僧。

民眾在靜坐發表聲明中說，“2013年12月6日，當局跨省逮捕了堪布尕瑪才旺及數名僧人後，關押在所謂的西藏自治區昌都地區昌都縣監獄，現在已過44天。堪布尕瑪才旺是囊謙地區深受民眾喜愛的法師，因此，當局在沒有任何罪證下逮捕堪布是違法的行為。”

囊謙縣公安人員來到現場，勒令民眾停止靜坐抗議。他們同時也對民眾表示，如果停止一切抗議活動，將釋放近期逮捕的9名僧人。民眾聽了九名僧人可以得到釋放的消息後，暫時結束了持續了四個小時的靜坐活動。

對於堪布尕瑪才旺被捕的原因，當局一直沒有對外說明，但據稱，在堪布尕瑪才旺的代表律師追問下，當局聲稱，“堪布尕才案“涉及危害國家安全”。

唯色在其評論文章中稱，重慶維權律師唐天昊12月23日到昌都取得堪布尕才家屬的委託授權，隨即到看守所要求面見當事人，但是遭到當局阻止。

國際特赦組織8日發表聲明，呼籲緊急聲援堪布尕才與其他被抓僧侶，促請中國當局儘快放人。

來源：西藏之頁

西藏勇士帕莫桑珠自焚事件

2月5日晚間約9時30分，西藏安多澤庫（今青海省黃南自治州澤庫縣）多禾茂鄉境內，一位27歲的藏人男子自焚抗議中共對藏人鎮壓統治。

據了解，這位男子在當晚澤庫多禾茂鄉附近的班禪走讀學校附近引火自焚。事發不久，當局公安人員趕到現場，把燒傷自焚勇士帕莫桑珠被帶走。

中共當局立即嚴密控制所有通訊渠道，以防藏人自焚抗議的敏感事件傳出境外。因此，目前尚未得知自焚者生死等詳細情況。

帕莫桑珠是一名咒師，家中遺留妻子和兩個孩子。

暴政不止 永遠抗暴

文 / 黃嵩立、施逸翔：

對藏人而言，不管是印度的達蘭薩拉、高幸福指數的尼泊爾、還是堪稱維繫著民主自由的台灣，都不是他們的家鄉，西藏才是藏人的家。沒有人會無緣無故離開家，一九五九年中國暴政犯進，逼使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帶領藏人，在星光中穿越喜馬拉雅山，躲避無情追殺，只為延續文化與生命，等待有一天，能再回到屬於藏人的安和國度。

每年的三月十日，全球藏人與支持者都會團結起身，一起發聲紀念「西藏抗暴日」，今年已是第五十五週年。台灣除了每年都會舉辦遊行之外，今年更從三月二日起，展開系列活動與影像展，讓更多人深入了解西藏的歷史文化、西藏做為一個獨立國家的史實、以及一九五九年西藏政府流亡印度之後，藏人如何經歷這條漫長的回家路。

台灣目前共有三七六名流亡藏人，僅少數人取得台灣國籍，大部分流亡藏人一直被迫處於無國籍的身分。由於台灣尚未通過難民法，官方也不願承認西藏流亡政府綠皮書做為護照；除非能取得台灣所發的「中華民國外僑臨時登記證」，就無法如一般公民享有工作、就醫等基本人權。

對於已立法將兩國際人權公約內國法化的台灣政府而言，必須以國際人權標準，看待西藏的人權課題。人權公約宣示將尊重、保護、以及促進所有人的基本人權，並不限於具公民身分者。在這樣的精神底下，台灣政府就不能將在台的流亡藏人視為無國籍者，而必須正視流亡藏人也應受兩公約保障，此一法律事實。換句話說，如果馬政府真心要落實兩公約並與國際接軌，其實有兩個做法：第一、將基本人權的落實與國籍脫鉤，承認每一個在台居民的權利；第二、承認西藏流亡政府的官方文件，給予國籍待遇。台灣政府長年遭受中國政府外交打壓及武力威脅，應該能對西藏流亡政府的處境感同身受，更應該基於人權立場，宣示維護在台藏人的權利。

馬政府可能無法認同西藏追求獨立的政治爭端，但其實保護藏人基本人權與此無涉，而藏人抗暴的原因更值得親中人士細心思索。若是中國政府如其所宣稱的尊重藏人，為何藏人要起身抗暴？為何有如此多的自焚抗議事件？藏青會為何仍不放棄西藏獨立的追求？為何全球流亡藏人還在尋找那條回家的道路？每位關心自身前途的台灣人，應該冷靜思考這些問題。

公政公約第十二號一般性意見是這麼解釋「自決權」的，「自決權的實現是有效地保障和遵守個人人權以及促進及鞏固這些權利的基本條件……歷史證明實現各人

民的自決權，有助於在各國之間建立友好關係及合作，以及加強國際和平與諒解。」這就是為什麼佔有聯合國安理會和人權理事會席次的中國政府，遲遲不肯批准公政公約的原因之一，因為中共不斷打壓藏獨、維獨、台獨，指控他們製造分裂與動盪，但其實破壞和平與侵犯人權的禍首，正是中國當局。

民主、自由如台灣，是藏人尊崇羨慕的國家願景，是他們夢寐以求的理想。但民主、自由是脆弱的，台灣人不應失去戒心。三一〇西藏抗暴夜行，請一起走入藏人隊伍，在星光下感受離家的悲愁和回家的渴望。

（作者分別為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召集人、台灣人權促進會執行秘書）

微信存有達賴喇嘛弘法片段而遭捕

前些日，在西藏首都拉薩打工的一名來自西藏日喀則定日縣措果村人，被當局指控手機存有達賴喇嘛尊者弘法視頻而遭到逮捕。

一個月前，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尊者在印度南部卡納塔克邦色拉寺進行了為期近兩週的《菩提道次第十八大釋義論》弘法活動。其弘法視頻片段與照片通過微信傳到西藏境內，此後，藏人同胞們在微信中相互分享。

在拉薩打工的一名叫諾嘉的年輕藏人，因手機中存有達賴喇嘛尊者的弘法片段，並與他人共同觀看，也分享給網友。

1月14日，諾嘉在拉薩城市中心的小昭寺附近購物時，突然遭到當局公安人員的毆打後並將其強行帶走，諾嘉的家人和摯友過了8天後才得知，他被公安逮捕。據悉，諾嘉目前關押在城關區的一所拘留所中。

近年，中共當局在拉薩市內任意搜查盤問過路藏人，他們主要查看藏人的手機是否存有達賴喇嘛尊者的弘法片段、以及尊者的法像、西藏國歌、西藏國旗等他們所認為的違禁品。

在西藏因透過微信傳送達賴喇嘛尊者法像、弘法片段，以及讚頌尊者的歌曲，而遭到逮捕的藏人逐漸在增加中。

來源：西藏之頁

21世紀非暴力和愛心的影響力

(2014年2月25日洛杉磯) 今天經過從聖何塞至洛杉磯的短暫飛行,達賴喇嘛尊者直接趕往英格伍德論壇,在此他向幾千位觀眾發表了題為“21世紀非暴力和愛心的影響力”的公開演講。

此前尊者在接受《華爾街日報》芭芭拉·柴的採訪時說,當尊者於1973年第一次訪問歐洲及於1979年訪美時,並沒有多少人談論愛心,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對此產生了興趣。然而,有些問題仍然存在,例如:當人們在物慾橫流的社會中成長並面臨情緒壓力,他們唯一的宣洩方式是毒品或酒精。當被芭芭拉·柴問到對中國新領導人習近平的看法時,尊者告訴她:朋友們說他更現實。他提及了習近平在反對腐敗的方式上頗具勇氣,在最近的中共三中全會裡提出改善貧困農民生活和改善司法系統作為實現理想的基石。

尊者說:“13億中國人民有權知道真相。他們都具有辨別是非的能力,阻礙這種自由的審查是有害的。與此同時,更重要的是,中國目前的司法系統應提高到國際標準。”

在上台演講之前,尊者還在後台短暫會見的名人包括演員吉姆·凱瑞,籃球教練菲爾·傑克遜和歌手埃里克·貝納,尊者對他們的工作以及傳播歡樂的才能表達了敬意。尊者告訴他們應該在教育中包括愛心的培養。在這個話題中,著名情感專家保羅·厄曼對投身遊戲和娛樂界展現出強烈的興趣。

在與NBC新聞的瑪麗亞·施賴弗爾的對話中,尊者強調了他的觀點:這是愛心和保持冷靜的頭腦是力量的象徵,憤怒則是弱者的標誌。

當走上演講台的時候尊者受到了觀眾一次又一次的熱烈鼓掌。英格伍德市長詹姆斯·伯特說在歡迎致辭中說,今天的聽眾中不但有企業管理者,還有一千多名孩子。市長在歡迎致辭中表達了對尊者的敬意和支持。

瑪麗亞·施賴弗爾在隨後的致辭中說:“尊者所傳遞的愛心及和平信息從未像今天那樣如此重要。”

尊者說:“德高望重的兄弟姐妹和年輕的兄弟姐妹,我很高興來到這裡。在善和惡兩個方面,我們都有相同的潛力。我們都想過幸福的生活,我們都有權利這麼做。人類有非凡的大腦,擁有偉大的智慧,但如果我們不善用頭腦和智慧,它們可能使我們成為最大的麻煩製造者。”

他說,儘管在許多領域獲得了巨大的發展,20世紀是一個暴力的時代,有人說2億人喪生,包括使用了可怕的核武器。如今,在21世紀的開端,發生在敘利亞等地方發生的暴力只是過去的錯誤和疏忽所導致的症狀。在這個地球上,一些人極盡奢華,有些人卻生活在貧困中,他們的孩子營養不良。尊者說,不但富人應該分享他們的財富,對窮人提供設施和支持,窮人自己也需要抓住機遇,建立自

信心並努力工作。這樣才可以減少貧富差距。

由於氣候變化和自然災害增多,全世界70億人必須學會一起工作。尊者說,如今已經不是僅關心“我的國家”或“我們的大陸”的時代。我們需要一種更寬廣的全球責任感,這種全球責任感基於人類的同一性。

“一旦我們明白,其他人也像我們一樣想過上幸福的生活,而且,我們自己的未來取決於他人的幸福,這樣更容易培養愛心。這是關於生存的問題,”尊者說:“為了保護我們的愛心,我們需要寬容和寬恕。在一個健康的社會這些類型的品質是很重要的,這也是實現一個更快樂更和諧社區的基礎。為實現這一目標在現實中,我們正致力於開發一個介紹世俗道德的課程,這個課程可應用於從幼兒園一直到大學的教育體系中。”

尊者還向聽眾們介紹了科學家們有益的發現:當人們進行了僅有三週的愛心練習之後,他們的精神壓力水平和血壓均降低了,而他們與周圍的人相處的能力則提高了。他還指出,在場的幾千聰明的觀眾,那些在家長傾注了感情的環境下成長的人可能比那些沒有在愛心環境下成長的人更加快樂。同樣的,當一個家庭的成員之間充滿愛心,無論他們是富裕的與否,他們會更快樂,而有些家庭可能是富有的,但卻由於深深的嫉妒和猜疑造成了不開心。尊者說:這是常識。他講了一個故事:他遇到了曾在巴塞羅那山中進行了五年愛心冥想的一個天主教修道士。他主要只吃麵包和水,然而他的閃閃發光的眼睛反映了他的內心充滿了喜悅,這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內在價值是真正幸福的關鍵。

“在美國這個世界創新的中心,我們必須將創新應用到我們的教育系統。你們中那些年輕人屬於21世紀,未來在你手中。我們過去的經歷已成往事,僅剩經驗可以供你們藉鑑,但未來是開放的,你可以改變它。今天的年輕人能改變世界。你需要的是遠見和決心。”

尊者的演講結束之後,盧爾德基金會的尚恩·盧爾德上台表達了他對尊者的感謝和感激。他也感謝丹增喇嘛,是他組織了這次活動。最後,尊者向大家揮手告別,盧爾德說:“如果我們專注於希望,我們可以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作者:達賴喇嘛尊者辦公室

譯者:小凡

信息提供者:達賴喇嘛駐北美代表處貢噶扎西

英文原稿鏈接: <http://bit.ly/lmIQYoS>

來源:西藏之頁

羅伯特·巴內特教授回答讀者 匯問

文 / 被訪者-羅伯特·巴內特：

核心提示：最近四川及其周邊的藏區很不平靜，從去年3月到現在，共有三十多名藏人自焚。我們前段時間譯介了哥倫比亞大學現代藏學研究所所長羅伯特·巴內特教授的兩篇文章，講述他對自焚藏人和藏區整體情況的看法。

藏學專家羅伯特·巴內特推薦五本關於西藏的書《亞洲社會》羅伯特·巴內特談為什麼藏人要自焚。

我們有幸從讀者中收集到五個問題，向巴內特提問。謝謝各位關注我們這次匯問的讀者，也感謝羅比。下面是讀者的問題和巴內特教授的答覆：

1. a) 請問教授您是否認為如果達賴想要返回中國，則他對十一世班禪的立場就構成了雙方談判的一大障礙，您認為應如何解決這一難題？

如果你指的是目前在北京的中國官方班禪大師，他的地位和稱號對中國政府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面子"問題，因為他們選擇並認定了他。這尤其複雜，可能會令人尷尬，因為他們使用了強權。阿嘉仁波切在他逃離中國之前曾經深深地捲入這些事件，根據阿嘉仁波切自傳中的描述，他們可能還用了點欺騙。達賴喇嘛選定的靈童被大多數藏人接受，1995年被迫"失蹤"，再也沒有出現過。這是雙方一次嚴重的事件，如你所言，我們認為一般來說，中國會試圖強迫藏人接受目前的安排。

這個問題是否困難取決於中方，因為對於藏人來說，這一問題不難解決。在西藏文化中，某個喇嘛常常可以有多个轉世。在這些情形中，藏族傳統上有些解決方法，例如，給兩位靈童不同的稱號。在一些例子中，他們可以說，一位活佛可以轉世為"心"和"意"兩個化身。或者，他們可以允許另一位轉世靈童繼續傳法給他自己的信徒，而無需政府乾預。這和十世班禪大師的情況類似——在20世紀30年代，拉薩有另外一名靈童，中國希望認定他們自己的靈童。在1951年和北京的談判中，西藏政府被迫接受北京的靈童，但是拉薩的靈童被認為是"候補班禪 (Panchen Outrul)"，直到今日，他還有很多學生，也受到尊重（他現在居住在愛爾蘭。<http://www.jampaling.org/rinpoche.html>）

按照藏族習俗，解決轉世問題的困難部分在於哪位靈童被認定擁有"拉讓"，前一代喇嘛的個人資產。在班禪大師的例子中，他的主寺在日喀則紮什倫布。因此，這可

能需要兩方來討論和解決。但是這更可能是個實踐的問題。類似的，雙方將討論中國的班禪大師是否會在新的西藏政府擁有官方職位。如果中方堅持他們的班禪喇嘛必須在政協繼續其職位，藏人應該不會反對；每個人都知道這個職位是個花瓶，沒什麼實際權力。但是在西藏歷史上，沒什麼規則或習俗說班禪大師必須在西藏政府中擔任顯赫政治職位。事實上，我沒聽說過班禪大師在西藏有什麼政府或國家職位，直到1951年，毛澤東創造性地重建了西藏政府制度，堅持班禪大師擔任政治職位。國民黨曾經試圖辯稱，班禪大師在西藏承擔著重要的政治角色，1950年之後，西北軍政委員會也持類似的觀點，但是這只是中國對西藏政治的干涉，與西藏實際情況無關。

在這一事件中，藏人一方肯定會堅持失蹤的班禪大師，由達賴喇嘛認定並得到多數人認可的那位，被認定為高級喇嘛，只要他自己不反對，也許擁有一個稍微不同的稱號。如果雙方想解決班禪大師的爭議，他們可以為兩位轉世找到合適的宗教稱呼。這樣雙方都有面子，相應的，藏人可能會同意中國一方給他們的班禪大師稍高的官方地位，也許有個修改的名號。

所以，這和其他的中國-西藏問題一樣：如果雙方真的有政治意願，他們能夠找到方法，輕鬆解決。但是這兒存在一些問題，法律的角度和習俗的角度不同。中國政府傾向於按照嚴格的法律框架討論藏族宗教、風俗和政治。這一角度不被大多數歷史學家支持，因為實際上，這些系統高度靈活、可談判且可變。因此，中國說，活佛轉世必須按照法律規定來決定，而藏人用一些佛教儀式和模糊的傳統風俗，這樣在幕後更容易適應不同情況。這是雙方衝突的重要緣由之一。如果你要為這些爭端找到有意義的解決方案，你需要檢視歷史、宗教和習慣，用風俗來治理而不是嚴格的法律，這樣你相對容易找到妥協方案。

我認為我們應該記住，我們需要提醒中國政府，這些事情並不總是決定於政府或政客們。在有關喇嘛轉世的爭端中，公眾觀點非常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法律法規在這些爭端中沒什麼用。過去，直到現在，西藏政府無法按照自己的意願決定這些事情，它無法強迫人民相信他們不同意的事情。它也不得不考慮輿論。西藏有關轉

世的糾紛大多如此。在班禪轉世這件事上，如你所知，大多數藏人看起來只接受達賴喇嘛認定的班禪轉世。但是大多數也認為，中國的班禪轉世也是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喇嘛的轉世。因此，他們仍然自動地尊重他，可能接受一個妥協方案，例如調整他的名號。

b) 附帶請教，您認為達賴轉世選出的最好方式是什麼？（我的意思是指，如果新達賴完全沒有中國政府的認可，可能連現在的談判都無法進行了，畢竟中國一直說談的是達賴的私人問題）

下一世達賴喇嘛轉世一定會給中藏雙方帶來複雜的鬥爭，除非在現世達賴喇嘛過世之前就有某種協議，中國政府和境內藏人之間也不得安寧。中國說，只有它才能選擇並認定達賴喇嘛轉世（2007年，中國通過了《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中國日報的英文報導。）；但是達賴喇嘛說，決定如何尋訪他的轉世，這是他個人的職責（達賴喇嘛的正式聲明：英文版，中文版），他的論點是基於風俗和傳統。如果中國堅持法律的方式，它將不得不使用武力，他無法得到藏人的普遍支持：在宗教事務上，人們遵從習俗，聽取他們的佛教上師的建議，而不是法律或者政府的命令。大多數文化都是如此，我們可以看到，奧巴馬總統無法勸說美國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為其僱傭的非基督教女性支付醫療保險。因此，除非達成協議，達賴喇嘛的轉世會造成嚴重的糾紛——會出現兩位15世達賴喇嘛，就像現在有兩位班禪大師一樣。

談判的問題則有些不同。中國官員在公開場合總是很強硬，但是他們私底下不一定相信。如果他們認為這對他們或者對中國有幫助，他們會改變。因此，他們說他們僅討論達賴喇嘛的個人前途問題，但是有時他們也和藏人代表討論西藏自治的事情；他們只是說，他們不會這樣做。類似的，未來，他們也許說他們只討論下一世達賴喇嘛的個人地位問題，但是我想，實踐中，他們也會想討論噶瑪巴的個人前途問題。如果他們真的想繼續談判，他們會找到辦法。例如，甚至在下一世達賴喇嘛長大之前，他們會與他的代表洽談。所以，達賴喇嘛過世後，如果談判繼續，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但是，這也不是很可能。實際情況下，一旦達賴喇嘛過世，和流亡藏人的談判可能就沒了，或者沒什麼用，除非噶瑪巴成為主要角色。

但是我們得記住，流亡藏人可能不會總是和中國談判或爭端的主要參與方；他們現在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達賴喇嘛和噶瑪巴。人們總是忘記，流亡藏人政治只是整體藏人政治的一小部分。對於中國而言，重要的政治挑戰來自於西藏境內，如果有沒有流亡藏人，他們都存在。實際上，如果達賴喇嘛過世，他們可能會更強硬；可能是因為達賴喇嘛對西藏境內的政治有些緩和作用，但是我們在一段時間內無法知道。現在沒有人有達賴喇嘛那樣的魅力和支持度，但是，一旦他過世，西藏境內可能出現新的領導者。比起流亡藏人，他們對中國知之甚多，他

們可能會給中國帶來大不一樣的挑戰。一旦如此，政府將會碰到和內地不一樣的挑戰，情況大不相同，因為內地的人們並不團結。

2. 我很關心中國民主轉型與西藏（其實也包括新疆）未來的關係，在中國，很多人相信，中國民主之日，也就是藏疆獨立之時，不知您怎麼看民主化與民族國家之維持統一的關係？

對於這個問題，學者和活動分子有著不同的觀點。首先，我們應考慮有意義的自治，而不是獨立。一些評價家認為，中國的民主改革會創建一個制度，藏族、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會在中國內部得到某種自治，允許他們心安理得地表達他們的需要和觀點。其他一些人贊同嚴家其在1993年提出的聯邦制度（中文報導、英文），08憲章提出的也較類似。但是其他一些人辯稱即使在民主制度中，強烈的民族主義——特別是對於國家領土和民族優越性的強烈感情——仍然存在。他們認為，即使在民主轉型之後，漢族人也不願接受藏族、維吾爾族和蒙古族的有意義的自治。因此，我們也不能想當然。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有賴於政治領袖、民間社會和其他人一起教育民眾，推廣有關自治、民族歷史、平權等思想。

如果民主中國無法為這些族群提供有效的自治，他們也許仍然會尋求獨立。談到獨立，對於民主國家來說，接受其領土內的族群的獨立也很不尋常。因此，這在民主中國也不大會發生，除非中國非常進步，思想開放。國際上，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改變——英國允許蘇格蘭獨立公決，加拿大1980年和1985年允許魁北克居民兩次公決。當然，在20世紀中期，歐洲強權允許其大多數“藍水”殖民地獨立。但是美國沒有對夏威夷、波多黎各或阿拉斯加如此行事。對於民主大國，除非發生武力衝突，允許他們控制的鄰近地區獨立，這相當不尋常。

3. 對於自焚頻繁發生，漢人的普遍性冷漠和強權的殘酷鎮壓；個人與社會應該如何面對這樣的局面。

大概地講，我們可以把對政治動亂的反應分為兩類：“外部”論和“內部”論。“外部”論認為，動亂是由外部挑起的，某種針對國家的陰謀或者反對某個主要族群。其反應是鎮壓間諜、敵人、叛徒，封鎖從外部勢力送進來的資訊，如果它找不到，國家可能會自己發明一些。“內部”論認為動亂是內部，局部對社會文化條件的不滿造成，它的反應是對這些關切進行研究，找到其源頭，如果必要，修正這些政策。某些動亂可能同時有內部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只會在內部因素已經存在的情況下才能起作用——換而言之，如果人民相信政府聆聽他們的關切，反政府運動不會有什麼效果。因此我認為，只有“內部”論值得追隨。這意味著，我們都應該關注那些自焚的人們，他們的關切為何，解決他們試圖提出的問題。

從這個角度看，我似乎認為，自焚是一些藏人給政府和社會送出的緊急資訊，他們的社區對現狀有著及其嚴重的關切。我認為，這些藏人採取這種方法，因為他們

的社區正面臨著來自國家的極端壓力，因為在中國社會，至少對於藏人而言，他們幾乎無法送出批評政府的資訊。我認為，自焚者有意識地試圖避免大規模示威，因為這往往導致暴力和傷害。因此，我認為中國知識份子和社會應該抓住這一機會鼓勵中國學者、非政府組織、記者和知識份子，緊急對每個受到影響的社區展開研究，研究他們為什麼不滿，在這些事件背後有什麼緣由，就像2008年西藏騷亂之後公盟所做的研究報告那樣。

要進行這樣的研究，中國知識份子需要得到每個地區的藏人的說明。他們需要顯示自己的真誠和尊重，隨著時間贏得藏人的信任；你不能僅僅進到藏區，期望人們告訴你他們真正在想什麼，如果不知道一些背景，一個人也不會完全理解人們說的東西。一個人必須要先做好準備，廣泛閱讀，認真聽取很多人的意見，和藏族社會看重的漢族和藏族專家交談——不僅僅是那些在官方媒體上出現的專家。他/她必須保證保護地方資訊來源，尊重他們的安全，不透露他們的名字和身份。但是，在目前中國新的、動態的社會媒體環境中，中國知識份子和公民社會應該扮演極其建設性的角色，幫助政府、媒體等理解，在發生自焚事件的藏族社區，他們擔憂什麼。

4. 西藏獨立運動，結果會怎麼樣，成功或是失敗？會不會點燃中國內地民主之火？

過去20年左右，藏族民族主義在中國急劇增長。一些人說，這是因為流亡藏人、西方支持者和藏語廣播電臺的活動，但是我們認為他們的角色相對而言較小；即使沒有他們的幫助，民族主義仍然會傳播，因為在藏人中間，民族情緒的主要製造者是中國的政策。這一政策異常具有挑釁性，特別是在1994年的第三次西藏工作會議之後，政府開始攻擊一些文化和宗教價值——此前，中國政府很少批評達賴喇嘛宗教領袖的角色，也不強迫藏人公開譴責他。所以這告訴我們，尋求獨立是中國政策的反映。如果政策負責、有效，造福當地人民，這些人不會想著要獨立。

如果中國的西藏政策改善，對獨立的要求就會消失。如果政策持續惡化，達賴喇嘛未達成任何解決方案就過世，未來二三十年可能會在西藏形成大的危機，甚至某種程度的內戰。也有可能因為水資源和邊界衝突與印度開戰，這並非不可能。這種發展很可怕，會有很多人喪生。如果出現這種情況，西藏可能獨立，但是甚至這樣也非常不可能。如果這的確發生——儘管不太可能——共產黨會完全失去可信度和權力。但是這可能不會帶來一個民主中國。自布希時代以來，在英國和其他國家的幫助下，美國幹了很多蠢事，傷害了民主制度的可信度，我們不確信，未來民主制度是否仍然是政府管制的首選模型。因此，這兒有很多複雜的和不確定的因素。如果有人想等著西藏獨立，然後開始中國民主運動，他/她可能要等很長時間，會對結局感到失望。沒有人希望戰爭。

考慮這個問題有個更有建設性、更微妙的方式。讓我們此刻忘記這些後果，不管是獨立還是有意義的自治——烏托邦的結局常常導致夢想、糾紛和衝突。在本例中，更有用的事情是，讓中國人民討論目前的局勢，他們與境內藏人的歷史關係。主要討論的問題包括：如何描述當前漢族和藏族，或者其他民族的關係？他們是社會主義嗎？他們平等嗎？他們是否包括文化共存？如果進行發展，誰受益？是否有多種現代化模式？目前的關係是一種內部殖民嗎？對這些問題的嚴肅討論可以轉化中國各民族之間的關係。

此時此刻，像汪暉這樣的重要的左派知識份子仍然在討論西藏被西方文化代表，但是如果一位嚴肅的英國學者，不要說左派，按照美國文化的幻想和興奮討論愛爾蘭或者蘇格蘭局勢，這不可思議。人們只會嘲笑他。一個人應該對歷史和當前關係進行嚴肅的研究。這是後殖民主義試圖做的事，尤其有助於我們目前的情況，因為這主要是文化分析。因此，對於希望看到中國民主化的人們，他們應該鼓勵在中國進行嚴肅討論，討論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這類自我反省可以鼓勵民主變化，比爭取獨立要有效得多。

5. 您相信藏人的獨立完全是個人行為嗎？有什麼被操縱或被煽動的跡象嗎？

到目前為止，沒有這種跡象。我認為，如果有什麼外界操縱的跡象，中國政府早就告訴我們了。到目前為止，他們提供的唯一嚴肅的證據是，在某次自焚三天前，四川阿壩有人把僧人的照片傳送到印度（他因此被判刑）。但是這並未表明存在外部煽動。這僅僅表示，自焚者希望外部世界，最少他在印度的同伴，知道他的行為。這並不奇怪。自焚的人們希望他人知道他們的行動；這是他們自焚的目的。

如果某位流亡藏人發送指令到西藏境內的人，告訴他們何時抗議，或者進行自焚，我看這不大可能，除非境內藏人對中國政府有強烈不滿，這種指令不會生效。幾個人說過，如果達賴喇嘛教導人們自焚（他不會這樣做，因為他不同意這種抗議形式），會有成百上千的自焚抗議。

外部因素可能會有些影響，但是這僅僅是因為他們製造了一種氣氛，這些氣氛讓境內藏人感覺，這些抗議是有效的。流亡藏人認為自焚者是英雄，為他們舉行祈禱，僅此而已。但是這並不令人驚奇，如果他們不這麼做，他們會被視為冷酷無情。用藏語廣播的外國電臺，像自由亞洲電臺和美國之音，也發揮了重要角色，因為他們報導了藏人和全球人士抗議的新聞，給予他們的自焚文化價值和重要性。這構成了對自焚的一般影響，但是這與煽動或操縱很不一樣。

详情登录藏人行政中央官方中文网：

www.xizang-zhiye.org

西藏勇士帕莫桑珠自焚事件（更新）

2月5日晚间约9时30分，西藏安多泽库（今青海省海南自治州泽库县）多禾茂乡境内，一位27岁的藏人男子自焚抗议中共对藏人镇压统治。

据了解，这位男子在当晚泽库多禾茂乡附近的班禅走读学校附近引火自焚。事发不久，当局公安人员赶到现场，把烧伤自焚勇士帕莫桑珠被带走。

中共当局立即严密控制所有通讯渠道，以防藏人自焚抗议的敏感事件传出境外。因此，目前尚未得知自焚者生死等详细情况。

帕莫桑珠是一名咒师，家中遗留妻子和两个孩子。

此前，仅在泽库县多禾茂乡发生过4起自焚抗议事件，分别是：2012年11月17日自焚牺牲的牧民桑达次仁；2012年11月23日自焚牺牲的牧民丹真多杰；2012年11月25日自焚牺牲的尼师桑杰卓玛；2012年12月9日自焚牺牲的女中学生本钦吉；2014年2月5日，帕莫桑珠自焚，共在多禾茂乡发生了5起自焚事件。

西藏境内发生了125起自焚抗议中共，107人已牺牲。自焚事件已蔓延到30个西藏不同地区，分别是阿坝、道孚、甘孜、达日、壤塘、天峻、同仁、玛尔康、玛曲、夏河、称多、拉萨、尖扎、玉树、当雄、甘德、那曲、合作、杂多、昌都、比如、孜库、循化、若尔盖、色达、碌曲、班玛、红原、化隆、曲麻莱等地。

西藏境外共发生了7起自焚抗议。其中4人英勇牺牲，分别是：图登欧珠于1998年4月27日在印度新德里自焚牺牲；江白益西于2012年3月26日在新德里自焚牺牲；竹泽于2013年2月13日在尼泊尔自焚牺牲；嘎玛俄东嘉措于2013年7月6日在尼泊尔自焚牺牲。

西藏境内外共132位藏人自焚抗议，111人壮烈牺牲。年龄最大自焚者64岁，最小15岁。所有自焚抗议者呼喊，西藏要自由，让达赖喇嘛尊者回家等。

來源：西藏之頁

圓仔不是支那賤畜，是流亡藏熊

文/奉君山：

過年期間，新聞裡到處都是圓仔的身影。新聞總說「貓熊來自中國四川」，但其實半個多世紀以前，中國並不擁有現在的四川地區。四川曾是西藏（圖博）的一部分，是藏人世世代代安居樂業的土地。事實上，貓熊並不來自中國，而是來自西藏（圖博）。

開工之前，我也不免俗地陪著朋友的孩子到動物園看「

圓仔」，心中有些感慨。朋友是從西藏（圖博）流亡出境的流亡藏人，在印度達蘭薩拉和台灣人相戀結婚，在台灣生了個孩子。流亡藏人想在台灣落地生根，並不容易。為了一張居留證，得不時來回台灣、印度之間。與此同時，同樣來自西藏（圖博）的貓熊團團、圓圓，卻是在台灣、中國政府官員的前簇後擁、想方設法（不惜以中藥材的名目進口）之下，登堂入室迎為上賓。同樣來自西藏（圖博），卻是人熊兩樣情。

但或許是團團、圓圓作為中國統戰工具的政治意涵太過鮮明，許多民眾在媒體一窩蜂跟進報導之下，對貓熊不愛反憎。厭惡的情緒禍延子嗣，讓圓仔出世沒多久就有了「支那賤畜」的小名。這樣的發展更是令我感慨。原本安居西藏（圖博）的貓熊，在中國進駐之後，淪為外交工具離鄉背井，流亡海外蝸居斗室。這樣的身不由己，何異於在中國入侵之後，被迫跨越雪山尋求宗教傳統、文化傳承的流亡藏人呢？而我們沒辦法幫助圓仔重獲自由就算了，又怎麼忍心因為中南海的政治意圖而遷怒於牠呢？與其遷怒圓仔，口口聲聲「支那賤畜」，不如和朋友分享圓仔流亡的身世，還原牠「流亡藏熊第二代」的處境。

看著朋友的孩子專注地觀察圓仔的一舉一動，同樣離鄉背井、身不由己的一人一熊，隔著柵欄相映成趣。下次看到圓仔的時候，讓我們放下仇恨，別再叫牠「支那賤畜」，而是同情牠「流亡藏熊第二代」的處境，並且想想那些和牠一樣身不由己，被迫遠離家鄉的流亡藏人。二月十三日是西藏（圖博）獨立紀念日的一〇一週年，在這個日子裡，讓我們一起想想怎麼幫助圓仔還有流亡藏人，完成回家的心願。

（作者為臺灣自由圖博學聯成員）

阿壩

文/許志永：

西索村的中秋夜，很久沒見過這麼明亮的月光了。藏族民居的客廳裡電視正播放「天涯共此時」中秋晚會，我來到廚房裡和這家主人聊天。他68歲，退休的鄉黨委書記，祖輩曾是旁邊卓克基土司的傭人，兒子是州某局副局長，一個孫子是交警，進入民居時跟在後面的那輛警車就是他孫子開的。

你信仰佛教嗎？信。他回答時略有遲疑。在阿壩這本來不該是個問題，可這家人有著特殊的身份。廚房神龕裡供奉著不知名的活佛，二樓走廊的角落張貼著一張圖畫，上面有四代中共領袖和當今中共中央九常委的頭像，聽說近年來當地政府推行領袖進寺廟活動，但只有在這裡才看見了傳說中領袖像。

你信仰Dalai喇嘛嗎？我們信班禪，他是一個很好的人，我當書記的時候，曾在這裡接待過他。當地很多人家裡有Dalai喇嘛的像，你們家有嗎？我們家沒有。是不信嗎？不是，就是沒有。是擔心什麼嗎？就是沒有。面對我不禮貌的追問，他回答的聲音越來越小。

色達有很多很多廟子，那是一個神奇的地方，在我們聊土司的時候，他提到了色達。他說太太親眼看見過，天葬台上，一個活佛呼喚六隻禿鷲，果然就來了六隻，太神奇了，他搖搖頭說。

他有一張高原特有的滄桑的臉，不僅滿臉皺紋，更有一種難以言說的複雜。他的太太和他同齡，已經是典型的藏族老婆婆的形象，滿臉善良的她一直沉默著。他是藏人，可是對於當地藏人來說，他卻代表異族的統治。這是一個尷尬的群體，背後有著一個流傳已久的翻身農奴做主人的神話，從前是卓克基們的統治，後來輪迴到他們，依然是少數人的統治。他們這一代人受過多年唯物主義教育，可他畢竟屬於這片土地，最後仍然相信那些神秘的傳說。現代文明洪流中，那些神秘本會漸漸遠去，可是，一個為自由而抗爭的民族，他們寧願回到過去。

二

我沒有選擇色達，我想去看看沒有遊客穿梭的真正的藏人生活，也想去看看一個叫郎卓的年輕人的家。

清晨，卓克基官寨還在沉睡，匆匆吃過漢族式早餐，到路邊打一輛黑車，20元從卓克基到馬爾康。這是阿壩州的首府，317國道是縣城幾乎唯一的主幹道，兩邊矗立著嶄新的藏族風格建築，但這風格僅僅是外表，除了每一個窗戶外都畫著上窄下寬的藏地紋飾外，其實質量、內部結構甚至崛起的速度都和內地樓房一樣。在幾乎每一個藏區都能看到這樣嶄新崛起的小城，就像麗江北部的中甸，這大概是2008年314事件之後新一輪發展。

馬爾康到壤塘直達的班車已經走了，得到幾十公里外的觀音橋轉車。司機憨厚地笑笑，熱心幫助聯繫從金川去壤塘的班車。和旅遊區不同，班車同行的幾乎都是藏人，但大約只有一半穿藏服。其中大概20人來自青海果洛，專程去朝拜觀音。一個年輕女孩穿牛仔褲，她說，高考沒考好，讀了中專，護理專業，現在壤塘醫院“打工”。路邊偶爾看到聯通公司的大幅廣告，一個身穿藏服皮膚黝黑的年輕男子打完手機沖我笑笑，不用問，他的有些凌亂的服飾說明他來自牧區。

他讓我想到了十幾年前，在一次中途夭折的西藏之旅中曾路過阿壩。翻過日爾郎山，遼闊的大草原赫然出現眼前，延綿到天際的不是綠色，而是一種複雜的棕色，這是花的海洋，密密麻麻混雜各種色彩，香氣撲面而來。那時還不是旅遊區，肥碩的鼯鼠蹲在路邊，兩隻小手垂在胸前，好奇地望著我們這輛破舊的大巴。很幸運，客車壞在路上，我們歡呼著撲向遍地的鮮花，一個藏族男子騎馬從遠處飛奔而來，他叫扎西，剛剛學會掙錢，乘客騎他的馬拍照，問多少錢，伸出一個指頭，經過複雜

的溝通才知道是一元錢。客車修好了，扎西揮著手策馬狂奔送我們很遠很遠。那是我記憶中永遠的阿壩。

四川阿壩、青海果洛、甘肅甘南屬於傳統上的安多藏區，我第一次走進這片高原是21年前，和蘭大的同學來到夏河拉卜楞寺，認識一個漢語名字叫陳來的年輕喇嘛，記得他曾說他們的活佛忍辱負重，當時民族矛盾已經出現但大體還算祥和，如今，不幸的消息常常傳來。

我的鄰座是一位年輕的喇嘛，他來自紅原縣一個寺廟，到馬爾康送母親看病，順便來這裡參拜觀音。他說他不恨漢人，他見過很多很好的漢人，他歡迎我去他們寺廟玩。

城市、道路、醫院延伸到這遙遠的峽谷和草原，延伸到古老的寺廟，同時延伸到這裡的還有大幅標語。路過一個檢查站，上方橫著紅色條幅“維穩處突一馬當先”，乘客們表情漠然，年輕的喇嘛說，他最討厭的是拿槍的，一邊用手比劃著槍的樣子。這是一個現代化的故事，漫長曲折的路，古老文明的痛苦蛻變，這痛苦在每一寸土地你都能感受到。

三

壤塘是阿壩州的一個縣，這片6000多平方公里的高原和峽谷，散落著3萬多藏人。縣城像內陸地區的一個小鎮，兩條街道最大的門面是政府部門，其他是一些小飯館、小賣部，這裡每天只有四班分別去成都、馬爾康、阿壩縣和金川縣的公共汽車。壤塘最大的寺廟在中壤塘鄉，在縣城東面大約五十多公里的壩子裡。

午飯在一家四川麵館，主人是來自綿陽的漢族人，像拉薩一樣，這裡做生意的大多是來自四川的漢族人，外來人口在這裡掙錢過上富裕生活，而本地人選擇回到過去回到精神的世界卻又在物慾誘惑中糾結，這是314事件的一部分。對面兩位年輕的女孩穿著現代，她們一個是藏族，一個漢族，都是來自松潘縣，去年剛大學畢業，考公務員到了壤塘縣委組織部。這個國慶節他們不放假，這是阿壩緊張形勢的一部分。

去中壤塘的岔路口，等到了一個嶄新的長安小轎車，兩個年輕的藏人要回南木達鄉，問順便送我去中壤塘多少錢，司機認真想了一下，100元。因為修路，要等到下午七點才能通行，接下來是漫長的等待。

冰雹打在車玻璃上，天空飄著凌亂的雪花和雨滴。司機叫索南，今年24歲。小汽車是幾天前剛從成都買來的，準備做點事，還沒想好做什麼。你們信仰藏傳佛教嗎？信。他拿出掛在胸前的畫像，知道嗎，這是誰？知道，是Dalai喇嘛，你們都信仰他嗎？當然，他是真正的活佛。虔誠寫在臉上。你們恨漢人嗎？有好人有壞人吧，他猶豫了一下說。

對不起，我一遍一遍問，你們恨漢人嗎？是因為那個叫郎卓的年輕人在遺言中用了一個詞——漢魔——深深刺痛了我的心。

你們知道有藏人自焚嗎，把自己點燃？我終於問出了這個問題。哦，知道。能不能帶我去看一下自焚者的

家人，一個叫郎卓的18歲的年輕人，他自焚時留下了遺言……我想見見他的父母……表達一個漢族人的……難過。

他們有些詫異，接下來更為友善。可以，那個地方我去過，很多藏人都去過，那些天他死去的路口搭起白色的帳篷，很多很多藏人，成百上千的人來到這裡，給他家捐錢。後來，藏人們響應他的呼籲，把刀劍交給寺廟焚毀，發誓團結一致，我家裡有焚毀刀劍的照片。是的，他是我們的英雄。

謝謝，你們居然這麼信任我。出了縣城是草原，路邊還有零星的積雪，金色的陽光灑向遠方舒緩的山坡，成群的犏牛在山坡上，小屋升起淡淡的炊煙。

到中壤塘，天已經完全黑了，月亮躲在大山和烏雲背後。在一處燈光前，索南下車詢問路邊的中年男子，那人擺了擺手。問幾個路人，也都搖頭。在一個路口，索南問兩名騎摩托車的男子，他們似乎發生了爭吵，一個路過的喇嘛來到車窗前審視著我，他們似乎很不愉快地談了很長時間，索南迴到車上，說，很對不起，他們罵我不該帶你到這裡來。

又過來一輛小麵包車，跳下來兩個男子，看得出他們在憤怒地指責索南。恐懼和敵意像夜幕一樣籠罩這片土地，我們不知道我們算不算逃離了這憤怒之地。一路上沉默，離開了中壤塘，索南忽然說，你知道嗎？我們是藏人，信佛教，可是我們去不了拉薩。我知道。藏民進拉薩需要審查批准。那是一個民族的聖地，很多年前在格爾木我曾看到磕長頭去拉薩的虔誠信徒，可如今他們朝聖的自由也被剝奪了，在拉薩發生自焚事件之後。

他們有理由不相信我這個漢人。這個夜晚，南木達鄉一個叫“彭州飯店”的小小旅館裡，窗外又下起淅淅瀝瀝的小雨，我在床上輾轉反側，高原反應有點頭痛，我在想，明天，我去哪裡？真後悔不該讓索南問路，我應該直接面對憤怒的人們。

四

清晨的河谷，藍天、白雲、陽光、清新的草地、輕輕搖曳的經幡，宏偉的寺廟金色的穹頂指向湛藍的天空。第二天這美麗的秋日，我再次來到中壤塘，這片為信仰而犧牲的土地，天空飄蕩著誦經的唸摩音。

我謙卑地望著殿堂裡上早課的紅衣喇嘛們。等到一個路過去打水的喇嘛，他看起來不到二十歲，認真地把我帶到旁邊殿堂裡的一個角落，一個中年喇嘛盤腿而坐。問有郎卓的照片嗎，抱歉，沒帶，那沒辦法。一個十幾歲的喇嘛說，佛學二年級好像有一個叫郎卓的，問了二年級好幾個人，確認沒有自焚者。問路人，有的說不知道有的搖搖頭。一位在此修行的藏族老媽媽帶我去她租住的小屋，端上奶茶，抱歉，我得去找他，她帶我來到大寺旁邊另一座正在建築的寺廟工地，還是沒找到。網上說他是學生，來到大寺旁邊的中壤塘小學，裡面是穿迷彩服的軍人，問端著槍守門的軍人，中學在哪裡，他建議去旁邊掛國旗的院子看看是不是。問路人，確認這裡

沒有中學。

就要離開了，白天通往縣城的道路只有中午十二點到一點間通行。阿壩盛滿憂鬱的天空下，小河邊一排白楊塗滿金色，一片年少的紅衣喇嘛在野地裡練習，我不情願地上了車，想要記下中壤塘這最後的一幕。這些年去過很多地方從來沒有像此刻這麼失落。

我默默祈禱上天幫助這個國家。走出幾百米路過一個民居聚集的小山坡，我央求司機再等我一會，最多半小時。路邊小賣部，店主面對我的問題有些遲疑，我誠懇地說，對不起，我真的不願就這樣離開。他終於說，郎卓家就在旁邊老學校的背後。山坡上，一對老年夫婦手指不遠處一戶人家，那就是，他是一個很好的孩子，年老的阿媽說。

這是一個很像甘肅農村的小院，房屋和院子的牆壁都是泥土包裹，三間房屋，院子的鐵門緊鎖，一邊牆外樹立著五個高大的經幡，是這片村落裡最高的。我在院門前低頭祈禱，郎卓，愛你。幻想著一對慈祥的老人打開院門接受我跪下，但也許，他們會像很多年前拉薩天葬台上的老婆婆一樣憤怒地趕我走，我不會離開，我會默默忍受一切，無論打我罵我無論對我做什麼，我都會默默忍受，然後告訴他們，對不起，我真的很難過，這片美麗的高原我曾來過多次……

中年的卓姆和不到十歲的小男孩索讓路過這裡。卓姆說，她見過郎卓，他是中壤塘最帥的小夥子，他的父母在遠方的牛場，他從小也在牧區長大，有時能看見他騎摩托車在這裡來來回回。那一天，他穿著新衣服，全身都是新的，洗了澡，幹乾淨淨，在理髮店理完發，戴上眼鏡，問別人，我帥不帥，帥不帥？然後他來到路口，他就……

我不恨漢人，我們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寧願自己受苦……

他是為和平而死，旁邊的索讓說，燒的時候他雙手合起來舉過頭頂，跪下，站起來舉過頭頂，再跪下，反覆六次。

他才18歲，照片上這張年輕帥氣的臉，雙眼浸滿一個民族的憂傷。2012年2月19日中午，郎卓在中壤塘鄉大寺前的路口自焚。他在遺書中說：“昂起你堅強的頭，為朗卓之尊嚴。我那厚恩的父母、親愛的兄弟及親屬，我即將要離世。為恩惠無量的藏人，我將點燃軀體……祈願藏民族脫離漢魔。在漢人魔掌下藏人非常痛苦，這痛苦難以忍受。此漢魔強佔藏地，此漢魔強抓藏人，無法在其惡法下續留，無法容忍沒有傷痕的折磨。此漢魔無慈悲心，殘害藏人生命。祈願（嘉瓦丹增嘉措）Dalai喇嘛尊者永久住世！”

這是一個民族勇敢的孩子，為恩惠無量的藏人，為一個民族的尊嚴，18歲的他以慘烈痛苦的方式犧牲了自己。三年來這個民族已有70多位僧侶和普通人燃燒自己，其中超過40位在阿壩。而這高原之地，到處仍是沒有傷痕的折磨。

我不知道怎樣才能表達自己，拿出口袋裡的500元錢給卓姆，對不起，請轉給郎卓父母，告訴他們一個漢族人來過，他很難過。郎卓對不起，我們一直沒有說話，在你們為自由而死的時刻。對不起，我們有太多的禁忌，東方那個古老的民族一樣是受害者，那是一個被施了魔咒的民族，相互隔膜、內耗、仇恨和廝殺那同樣是一片渴慕之地。對不起，我深愛的這片遼闊的土地不僅有東部城市鄉村還有你的故鄉阿壩這美麗的高原，有一天你的鄉親也會深深愛上我曾生活過的土地那些城市、平原和海岸，當這國度自由的時刻。是的，我們會見證自己生命的意義，自由，公義，還有愛，無邊的恆久的愛，無論高原、峽谷、河流、平川，無論東部西部日出日落之地，這是我們共有的土地，這是我們共有的家園，我們共同的擔當，共同的夢想和救贖。郎卓，我們愛你。

2012年10月

附：關於作者

許志永：人權人士、律師，公盟組織的創始人。維基百科介紹他“是中國著名青年法學家、憲政學者和公民維權的領軍人物”。

2008年3月西藏爆發遍及藏區的抗議之後，許志永擔任法定人的公盟法律研究中心，於當年5月發布《藏區3.14事件社會、經濟成因調查報告》，這份來自中國民間的調查報告引起各方重視。我在我的博客上轉載過，並且還轉載過許志永文章《關於藏區314事件調研報告的一些反思》。

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公佈2013年年度特別報告

今天上午，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TCHRD）在達蘭薩拉圖書館公佈2013年年度報告。

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主任次仁措姆表示，據我們了解，僅在2013年，西藏境內被逮捕和判刑人數高達199人。雖然從2009年、2010年、2011年被抓部分藏人刑滿獲釋，但893名政治犯仍在中共監獄。

有關藏人自焚抗議方面她表示，剛剛過去的2013年裡，在藏地共發生了27起自焚抗議事件。比2012年藏人自焚人數相比，沒有多大區別，其中有不同年齡層的知識分子、僧人、農牧民、婦女。

2013年，一位西藏女性為捍衛自己的土地權利，選擇自焚抗議，但這一事件到現在仍未明朗。2013年西藏人權與民眾中心出版了以藏英編寫的年度報告書，從中提出了西藏民眾的政治、宗教自由、經濟、文化、建設等權利，也提出了自焚等多項重要內容。

在該報告中，也詳細闡述了中共在藏地仍然實施著牧民定居計劃策略，嚴重破壞了西藏游牧民族的傳統生活方式。中共當局強行讓游牧民定居在城鎮附近，其目的是為了更方便更容易地在大草原上肆無忌憚地開採藏地的龐大自然資源。

報告中還闡述了，在西藏地區藏人逐漸被邊緣化，使得藏人找不到的合適的工作，更多的工作機會被漢地進藏者們佔有等藏人目前面臨的種種困境。

當然，該年度報告中更詳細地報導了藏人政治犯們的勞改經過和歷程，以及在監獄中遭受的虐待和毒打等艱難處境。

來源：西藏之頁

西藏比如縣數名藏人被捕致死

據總部設在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民主與人權發展中心發布的消息：西藏康區比如縣3名藏人在被警方拘留不久後、一人遭毒打致死，另2人被判處重刑。

2013年11月23日西藏比如縣僧人阿旺嘉央在拉薩被中國警方逮捕並在關押期間使用酷刑折磨致死事件後，2013年12月被捕的西藏比如縣比如鄉昌瑞村年輕藏人貢確扎巴也在秘密關押期間毒打致死，其遺體在今年1月20日左右被還給家屬。，並警告其家人不準與透露貢確扎巴的死亡消息。

據消息人士透露：貢確扎巴因參與2013年5月抗議中國在納拉臧巴神山的採礦活動而受到逮捕並遭酷刑折磨致死。

格西阿旺嘉培格西遺體在2013年12月下旬被送還他的家人其家人也得到警告不得向外界透露。

此外，在去年11月23日和格西阿旺嘉央一同被捕的比如縣查曲鄉達木寺僧人格桑曲朗，今年1月被控「非法聚眾」的罪名遭判10年有期徒刑。在2013年10月3日被捕的比如縣達塘鄉央塘四村的多傑扎則也在今年1月被指控阻止納拉臧巴神山的採礦活動主要帶頭人之一被判7年、向他人借款用於抗議採礦活動被判3年，還以阻擾當局工作組人員被控1年，總共被判11年有期徒刑。

在去年12月在拉薩被捕的查曲鄉饒登寺僧人慈誠念扎自被捕以來一直下落不明。當前中國當局還在比如縣境內駐紮大批軍警，所有的通訊線路被封鎖，當地當地藏人處於嚴厲的監控環境下。

來源：西藏之頁

明朝“貢賜”不是主權是貿易

文/王力雄：

中國史學界證明明朝擁有對西藏的主權，根據一是明滅元後，西藏僧俗首領紛紛上繳元朝的印信，換取明朝的印信，表示歸順。明朝則對他們進行了重新認可。然而印信只是一個符號，那些首領人沒變，權沒變，仍然自己管著自己的地盤，對外誰強大就向誰表示個歸順，不過是一種投機。

中國史學界的根據之二是明朝對西藏政教首領賜予名號。1985年推出的一部號稱“國家重點項目”的史料選輯——《西藏地方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中關於明朝與西藏的關係共81頁，而封授政教首領的內容就佔了38頁，將近一半。但是這種封授只是給個虛名——諸如大寶法王、闡化王、西天佛子、大國師之類，毫無實際意義，不過是明朝吸取唐朝受吐蕃威脅的教訓，迎合西藏文化所採取的一種懷柔策略。

還有一個根據是西藏的“朝貢”及明朝的“賞賜”。既然西藏給明朝上貢，豈非就證明臣服？然而這只是中國的邏輯。史料上明朝與西藏的“貢賜”往來的確不少，然而其中有多少是表示臣服卻值得懷疑。從這個角度看明朝與西藏的關係頗有意思，不妨多說幾句。

自古中國皇帝都把周邊“蠻夷”的上貢當作統領萬方的象徵，以此滿足“天子”心態。明朝內向，無意對外擴張避免額外枝節，因此並不能對“蠻夷”產生威懾，靠什麼保證“蠻夷”前來“上貢”呢？方法即是所謂的“厚賞羈縻”。

明廷對西藏的朝貢物品要求只需當地土特產即可，東西本身不重要，要的是政治上“稱臣納貢”的象徵。當時西藏的貢品單上主要是馬匹，還有氈毯、珊瑚、毛纓、酥油、刀劍、明甲和佛畫、銅塔、舍利等宗教品，大部分不值多少錢。明廷給西藏的朝貢者卻是優渥接待。朝貢者一進入內地，即由軍衛撥兵護送，沿途提供馬匹、車輛、船隻和免費供給食宿，入京後住入會同館。貢品由禮部驗收之後，按朝貢者身分高低給予相應回賜。

一般來講，所有回賜皆遠高於貢品所值。對法王等親自入貢者，賞賜尤為豐厚。賞分兩種，一種是“正賞”——即對上貢行為本身的獎賞；還有一種“價賞”——實際就是給朝貢者所進貢品的酬值。明廷以“厚往薄來”為原則，賞賜物品的價值一般三倍於進貢物品所值。賞賜實物一般為茶葉、綢緞、生絹、麻織、棉布。這幾大宗都是藏區的稀缺物品，而且是生活必需品。賞賜中茶葉最為藏人珍貴。進貢者往往再用賞賜的金銀在內地購買更多的茶葉、藥材、銅鐵瓷器，運回西藏出售。

這種“貢賜”之間存在的差價使得受賜方有厚利可圖，因此“上貢”成為一種合算的生意。在獲取厚利的吸引下，西藏向明廷“朝貢”的人數不斷增加，入貢隊伍日趨龐大。進貢團動輒數百人乃至上千人，浩浩蕩蕩來漢地免費“旅遊”，給明朝政府造成很大的財政負擔。不得不頒布級別不夠不許上貢的限制，夠級別的也只許三年一貢，且每一貢的貢使不得超過一百五十人。然而那時的局面是想不讓上貢都擋不住，國師以下不許貢的規定沒能執行下去。貢使團人數仍有達到十倍規模的。中國的歷史學家把藏人來佔便宜當作中國的主權證明，真可以算是史學奇葩。

至於明朝與西藏有比較密切的茶馬互市貿易也被御用學者當做中國對藏主權的根據，那就更奇葩了。西藏有馬，中國有茶，兩方互有需要，這種貿易在唐宋時期就已廣為開展。明初由官方壟斷這種交換，後來變成以民間交換為主。不管是官方還是民間，貿易跟主權沒有關係。中國現在與世界多數國家都有貿易，難道能說中國對那些國家都有主權嗎？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西藏拉卜讓一僧人遭判六年徒刑

據可靠消息，2013年12月11日，中共當局對西藏拉卜讓（今甘肅省甘南州夏河縣）撥熱寺僧人更登加措強行指控殺人罪名，判處有期徒刑六年。

2012年12月2日，一名叫桑堆嘉的西藏拉卜讓撥熱寺僧人在拉卜楞附近街道自焚抗議中共對藏的高壓政策而英勇犧牲。次日，當局公安和撥熱鄉政府工作人員趕赴撥熱寺，聲稱該寺僧人更登加措，洛桑帕巴、嘉央索巴、嘉央洛珠、嘉央嘉措等僧人需要接受盤問，而將他們帶走。

中共當局指控撥熱寺更登加措等僧人，阻止公安人員試圖撲滅桑堆嘉身上的火焰，因此給他們定罪為故意殺人罪。

據更敦嘉措家人表述，當局對更登加措判刑當天，更敦嘉措不僅沒有接受或認可當局強行指控的任何罪名，並對當局的指控定罪表達不滿。

僧人更登加措是撥熱寶堂日不落（音譯）之人，現年47歲。

另外得知消息稱，西藏比如縣比如鎮境內的卓那寺部分僧人於2013年11月前後遭到拘押後至今下落不明，卓那寺多個僧舍也被當局貼上封條禁止出入。

黨設計的藏傳佛教寺院模式

文/唯色：

前不久陸續披露的幾件事情需要重視：1、位於西藏自治區昌都地區昌都縣的嘎瑪寺，因牽涉2011年10月底發生的一起輕微爆炸案，原有300多名僧人，如今只剩6人；2、位於西藏自治區那曲地區比如縣的卓那寺，去年11月起多位僧人被捕，所有僧舍被貼封條，整座寺院被關閉；之後，比如縣又有塔摩寺、熱丹寺被關閉；3、位於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的著名大寺——拉卜楞寺，上個月13日由寺院管理會發紅頭文件，要求在三個月內全面清除在本寺學習的外來僧侶。

<又一場文革悄然席捲藏地寺院>、<在“法制教育”的背後>、<把寺院變>我曾在2008年底連續寫了這幾篇文章：<“愛國主義教育”在藏地>、<又一場文革悄然席捲藏地寺院>、<在“法制教育”的背後>、<把寺院變>、<拉薩發生不為外界所知的“清洗”>。事實證明，針對全藏所有寺院的圍剿，一直在有步驟、很全面地進行。正如我在2008年底寫過的，“中共當局正在對藏地寺院開展自文革結束之後最為嚴酷的清洗。但在中國的媒體上，卻根本不會見到對這類‘黑箱操作’的報導。這是又一場席捲藏地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的文革砸寺院砸佛像驅逐僧尼，留下一片觸目驚心的廢墟。而這場再度復甦的文革會驅逐真正的僧尼，只留下寺院軀殼，留下不得不失去勇氣和良心的僧侶。”

如果我們還沒有忘卻的話，應該記得2008年4月10日起，拉薩三大寺即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都在深夜遭軍警突襲，上千名僧人從各自僧舍被抓走，幾乎都是來自甘肅、青海、四川、雲南等藏區（官方稱“四省藏區”）的學經僧。之後，他們被押送至格爾木的軍隊監獄，直至北京奧運結束才遣送各自原籍，從此禁止再回三大寺。

原本在三大寺學習的僧人有一半以上不是拉薩本地人。這是三大寺建寺以來長達五百多年的傳統，也是佛教延

續兩千多年的傳統，包括漢傳寺院在內的所有僧團組織皆由來自五湖四海的出家人組成。迄今漢地寺院依然有各地僧人掛單學習，可是在拉薩三大寺的外地學經僧卻被武力囚禁與驅逐，這在藏傳佛教的歷史上是罕見的，近代惟有中共統治全藏地之後才頻仍發生。

如果我們還沒有忘卻的話，應該記得2008年在中國當局的網站上有一份正式的藏文文件，是由甘孜州州長針對甘孜州18個縣簽發的決定，聲稱當局將會對有10%到30%的僧尼參加抗議的寺院實施這些措施：寺院裡的宗教活動會被停止，僧侶的行動將會受到密切控制；而且，寺院裡的僧尼也必須重新“再註冊”，凡未能通過“愛國主義教育”考試的僧尼會被開除，僧舍會被拆除。至於參加抗議活動的僧尼，輕則遣回原籍，進行“再教育”，重則將會被囚禁。

從2011年起，西藏自治區1700多座寺院都有駐寺工作組，共約7千多名工作人員。而當局註冊在編的僧尼據官媒報導有4.6萬多。那麼，每一位駐寺幹部要管6-7位僧人嗎？問題是，作為噶瑪噶舉祖寺、藏傳佛教活佛轉世制度發源地的嘎瑪寺，目前所剩僧人比駐寺幹部還少。難道由西藏書記陳全國發動的“駐寺”、“駐村”運動，現已出動第三批人員接力，其目的就是要僧侶不斷減少、寺院最終被關閉嗎？

“四省藏區”的當局同樣在針對約15萬以上的僧尼所屬的寺院進行圍剿。並非這些藏區當局向西藏自治區當局取經效法，這只能是出自最高當局的對藏強硬政策，實際上是毛澤東制定的“西藏政策”的繼續執行。毛說過：“宗教寺廟也需要進行改革。改革以後，有一個時期喇嘛可能要減少……宗教寺廟如何改革，我想你們應該考慮一個辦法。”而所謂的辦法，看來就是今天的嘎瑪寺模式、卓那寺模式、拉薩三大寺和安多拉卜楞寺模式，屬於黨設計的藏傳佛教寺院的模式。

佛光普照的中間道路與假米民主 的強制漢化

文/草蝦（紐西蘭）：

現在，漢人越來越多的熱愛西藏文明，跟隨法皇的中間道路。因為尊者走的是佛陀的道路，面臨強敵壓境，選

擇了“舍國尊生”的流亡道路，為的是減少無意義的對抗和生命的傷亡。

從西藏流亡出去的佛教領袖，那麼多呢，薩迦法王，大寶法王十六世，格爾登喇嘛，，，赤黨為何單集中火力，詆毀達賴喇嘛呢？原因只有一個，法皇是全藏的怙主，法皇名下的噶廈，是全藏唯一的合法政權，三百多年曆史的佛教社會主義政權。達賴喇嘛的佛光，不僅照耀全西藏，還照耀到北南蒙古、俄羅斯的七個蒙古共和國，最遠到歐洲的卡爾梅克。赤黨怕法皇，烏雲怕太陽。

佛教傳統是皈依聖者，在西藏的體現是，寺院作為以佛學教育為核心功能的藏人文化中心，名義產權人是仁波切，寺院的教學和管理均由仁波切或其委託的僧人負責，相當於文明國家的大學自治。因此，佛教藏傳系統形成了龐大的寺院連鎖系統，這也是佛教藏傳寺院特有的管理方式，能夠興旺發達的聖智要訣，寺院的所有運轉和資產捐贈，均靠仁波切的信譽，依止唯佛。

元明清民，從未強制改變藏人的宗教生活方式，即使發生了趙爾豐、劉文輝等等暴力侵藏戰爭。到了赤黨暴亂時，長逃到東藏，自稱是人民民主主義，1949之後侵藏，在各寺院建立【民主管理委員會】，為何又說民主不符合國情呢？難道又符合藏情嗎？藏人的傳統生活方式，吃酥油，住佛堂；統統一了，吃地溝油，住勞教所。請漢人選擇願意要哪樣？

赤共製造的【民主管理委員會】和假米班禪，都是破壞以至摧毀佛教西藏傳統的道具。假米的民主管理委員會，盜名民主，其實是要摧毀仁波切制度，變佛教藏傳寺院為赤黨的支部。他們妄圖迫使人類棄佛向匪，讓神聖至尊的佛教變成權力的奴僕。

自焚為何集中在東藏的四水六崗呢？東藏是赤黨侵藏的方向呀，驅使很多的漢人難民去爭地爭商，總不會跑到阿里三圍去吧？管理在藏漢人，為何沒有按照北京廣州等地的收容盲流制度？赤黨要對藏人實施強制漢化、強制奴化、強制匪化，荼毒至深，從赤軍到康巴暴亂至今，一波又一波的迫害，殘酷程度難以想像。一代又一代的“馴服工具”們在東藏所作所為，令我這個孜孜搜尋歷史者心如油煎……唉，此時不說也罷，不要以為歷史可以掩蓋，也不要以為歷史可以遺忘，早晚會公之天下的。無知、愚鈍、殘忍、貪婪等等都是要付出代價的，漢地這不正在共業共償之中？

法皇達賴喇嘛提倡中間道路，鼓勵漢藏民間友好交流，我們應該如實傳遞信息給那些渴望真相的民眾，藏漢通過彼此之間真心的溝通與交流之後，希望漢人同胞對藏人的遭遇漸漸了解變得平和，理智。在赤黨專制倒閉後，所有問題都會迎刃而解，漢人藏人都可以坐下來談的。

一名西藏政治犯因生命垂危獲釋

據可靠消息，西藏安多拉讓（今甘肅省甘南州夏河縣）一名叫郭秀洛桑，因在中共監獄多年蒙受折磨，導致他的身體嚴重癱瘓而獲釋。

2008年，全藏地一連串突發了抗議中共暴政的激烈運動，西藏安多夏河縣區域也發起了規模宏大的抗議事件。後來，中共以秋後算帳的方式逮捕和判刑了數名各地藏人。就在那個期間，當局對郭秀洛桑強行扣上帶頭民眾抗議的罪名，並下發通緝令到處追捕。郭秀洛桑只好到藏地的牧區和荒山避難。

2010年5月，郭秀洛桑被甘肅州夏河縣公安逮捕後，直到

同年10月被監禁在該縣看守所實施殘忍的拷打審問。隨後又不知不明地被押送到中國蘭州市監獄進行監禁。郭秀洛桑被關押在蘭州某監獄期間，因蒙受當局人員的嚴重毒打和折磨，加上獄中飲食等衛生極為欠缺。使他的身體被迫害得極度虛弱狀態，同時也引發了很多前所未有的疾病。當他接近死亡的悲涼結局時，當局才立即釋放。

郭秀洛桑是西藏（今甘肅省甘南州夏河縣）東部拉讓人，現年43歲，他的妻子叫達日，家中育有兩個兄妹。目前，在家中只能等待身亡的悲涼結局。 來源：西藏之頁

美國國務卿訪華就西藏人權狀況表達關注

美國國務卿克里在北京同習近平等領導人進行會晤時，就西藏和新疆等地的人權狀況表達了關注。

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於昨天（2月14日）對中國北京進行了訪問，會晤了習近平等中共領導。

在稍後接受媒體採訪時，克里表示自己同中共領導就人權問題進行了坦率討論，強調了美國堅信信息自由流通，有助於增強國力。

克里還指在同中方領導的會面中，自己提到近期中國對

和平要求政改的人士進行拘捕的行為，同中國的利益以及長遠性的建設等，是背道而馳的。克里強調了美國政府持續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特別是對西藏與新疆的尊重。

此次克里訪問中國，除了習近平外，還同中國外長王毅、國務委員楊潔篪等官員進行了會晤，討論了朝鮮核計劃、敘利亞和伊朗等方面的問題。

來源：西藏之聲

藏族，只要你過得比我好

一個人漢人西藏自焚的感想：

昨天看完了朋友推薦的《雪域烈焰》，看得我這個大男人也是淚眼婆娑。但是，視頻底下的一些評論，評論中的一些相互謾罵卻讓我覺得很不解。為什麼，同樣是人，有些人竟還可以站在愛國者的高度去諷刺和抨擊那些英勇自焚犧牲的人？

在互聯網技術日益發達，越來越多中國人走出國門的當下，想要獲得更多信息，其實並不難。但是難就難在大多數人，都喜歡用直覺的好惡去分辨是非對錯。就比如，在《雪域烈焰》底下的視頻評論區，就看到很多人在寫著類似“西方反華勢力亡我之心不死，美帝只是希望慫恿更多中國傻逼反對我們的政府，分裂我們的國家，好讓他們的陰謀得逞。”在這裡，我不想討論這些話語是對還是不對。我只是希望寫這些話，說這些話的人們心自問一下，當你用破網軟件看到那些你不曾看過的新聞，當你聽到有人向你宣傳真相，當有人跟你談及民族問題時，你是一種什麼心情。你是否會有一種難以啟齒的恐懼感與焦慮感？你是否，在看完那些新聞之後，就會心慌意亂地把翻牆軟件卸載了？你是否，聽到有人跟你談論政治或民族話題時，你就疏遠了那個人？我想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最近的心理學研究表明，人常常覺得自己用理性去認識事物，但事實上是，人總是不以理性來認識事物。因為，人對事物的認識和判斷常常受到自己原有情感和直覺的左右。因此，當你罵別人傻逼的時候，你是否有考慮過你大義凜然所堅持的國家大義，或許只是你內心恐懼與焦慮的反應？你義正辭嚴所宣揚的分裂勢力與反華勢力沆瀣一氣，或許只是你原有狹隘價值情感的宣洩？我們中國人，天天背誦“君子和而不同”，但似乎總是沒有辦法坐下來，與別人對談，去傾聽別人的心聲，去了解別人的立場。外在的獨裁固然可恨，但是內心的獨斷與自大更為可悲。

雖然我們中國人這三十年的觀念成熟很多，比如：資本主義比中國好，共產黨的政策和官員都很有問題，我們需要更加民主和清廉的政府。但是他們在很多問題上，都依然是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裡。我們一想到民族問題，就是分裂勢力；一想到外國，就是西方反華勢力；一想到日本，就是血海深仇；一想台灣，就是日本美國的狗；一想到推翻共產黨實行民主化，就是天下大亂。社會思想的變革與寬容的言論環境是分不開的。對比前者與後者，我們不難發現：前者開放與成熟的思維，是與開放的風氣和經濟的自由是分不開的；而後者的保守與獨斷，卻都是涉及到共產黨統治的核心利益。因此，共產黨絕對不會讓後者的言論開放，而中國人在這方面的思想便變得禁錮保守。從另一個方面說，前者

的言論開放，是因為前者牽涉到更多普羅大眾的利益；而後者的言論禁錮，是因為它更多的牽涉到人類的尊嚴和很抽象的思考能力。

最後，我想回頭談談我們的主題——西藏自焚的問題。就像我前文所說的，如果一個人以自我為中心，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去考慮這些問題。一方面，你永遠都沒有辦法去把這件事情解決好；而另一方面，你狹隘的價值觀，你對自焚者冷漠的態度，只會造成世界上更多人對我們中國人的孤立。縱然，我們有機槍坦克，有金錢物質，可以讓少數民族表面上歸順於你，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你所花費的痛苦與掙扎，遠遠超過了你對她的佔有。你越是傲慢於自己的武力，越是高舉著大民族主義的立場，越不與少數民族同胞心平氣和地討論事實真相，越是認為別人是分裂者，認為別人是壞蛋，你就越得不到少數民族同胞的認同。古人云“兼聽則明”，唯有你多聽取別人的立場，多關注別人的想法，你才可以多一個朋友，多一份別人對你的信任。而當你站在愛國者的角度自我膨脹的時候，你會發現，你在這個世界上會越來越孤立，行走越來越艱難，越來越走不進別人的世界。這難道就是我們中國人，我們漢人想要的結果嗎？

我會為西藏說幾句話（雖然我位卑言輕），一方面雖然是出於對朋友之承諾，但是我覺得，我更應該藉此機會好好跟我的漢族同胞分享自己的觀點。我不認為自己是賣國賊，不認為自己是分裂者的幫兇。因為，我覺得不管是藏人還是漢人，我們都是人。假設我們從人道的角度出發，對100多位用自己的燃燒生命的方式去高呼“自由”與“達賴喇嘛返回西藏”，就算你不覺得痛心，但你也不應否認在他們的世界裡他們是崇高的，是悲壯的吧。

現在已經不是封建時代，大一統的帝國思想觀念早應該被歷史所塵封。愛國的內涵當然有維護國家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但是愛國的內涵更多的應該是人權的保障，社會的公平，言論與思想的自由。我們應該多看一看，多想一想，多心平氣和地傾聽，或許你會發現，原來我們曾經義正辭嚴所宣稱的真理，或許只是出自對自由的恐懼，出自於狹隘的價值觀。

其實，不管是中間道路，還是獨立，還是獨立，對西藏，我沒有太多的政治立場。但是，我覺得只要是能夠保障人權的，保障自由發聲的，讓西藏人民過得更好的，什麼都可以坐下來心平氣和地談。

我們漢人佔據人口的多數，更應該有博大的胸襟，對藏人說一聲：“藏族，只要你過得比我好，什麼事都難不倒。”

被捕47天的堪布尕瑪才旺在被捕 前一个月的記錄

原文藏文/譯者：桑傑嘉/編輯：唯色

逃亡昌都

那天，如平時一樣，我被邀請去參加民間的“香珠”法會。

連續幾天的大雪。雪很厚，天氣比平素更冷。但因為幾天前就答應了，所以今天必須要走。我向邀請者仔細詢問了能否從著名的東幹唐檢查站（音譯，昌都類烏齊縣一級檢查站）順利通過，而且，也按照（政府的）規定向囊謙縣統戰部做了申請。

總之是要走的。中午兩點，我和專程來的迎請者及一位僧人，開車出發了。一個半小時後，我們抵達青海省與西藏自治區的交界處。據邀請者說色達那邊的一位堪布也在來的路上，一小時後將抵達兩省區交界處。時間不早了，據說還有一段路要走，我們便決定先走。

幾分鐘後，我們抵達了吉曲（河名，音譯）邊。迎請者說，快到檢查站了，需要繞開走。他們打了幾通電話，對方似乎與他們關係很好，不過他們不敢說邀請我主持法會的事情。他們說如果大家都知道的話，漢人會發現的。看上去，他們都有一種很恐懼的感覺。

這樣我們就決定擇路而走，繞開檢查站。我們離開公路，沿著山溝向上走，走著，走著，遇到了一個大約幾十戶人家的小村莊。從外面看，房子很大，有電線桿和路燈等等，建設得很好的樣子。房頂上飄揚的紅色國旗，使人感覺很愛國。在路上遇到了一位四十來歲的男人，我的兩位夥伴問他能否借摩托車，那個人說我有摩托車，但是無人會騎，我們村子裡也有幾輛摩托車，但是男人都去了一個寺院。

看上去，借摩托車是沒有希望的，我的朋友都流露出失望的表情。我就問，如果步行，路有多長？但是，他們還在繼續討論借摩托車的事情，沒有理會我的問題。然後，我們來到了一戶人家，屋裡有個十來歲的小孩在看四川台的電視連續劇。房間的光線很暗而且條件也很差，另外還有一位老漢和婦女，他們給我們喝了很香的奶茶。我很快喝完茶，決定步行。於是，我們開始了步行。

除了一些普通的行李外，據說把能認出是僧人的東西放在車上會有麻煩，我們只好背著屬於僧人的東西，讓車沿著公路先走。

看看，我像是在逃亡。我有車，也有司機，而且司機具備所有相關文件，而且我們沒有違反任何法律和規定，可是我卻在佈滿積雪的陡削山坡上這樣走著。

離開小村莊，一步步地攀登山樑時，我發現在我們之前

有不少人走過這條山路。看著這些大小不等的腳印，這些人就像是從自己的家鄉往自己的家鄉逃亡。昨天，有人說，如果不是本地人，將會無辜地遭到檢查站工作人員慘無人道的毆打，這看上去是真的。

山背後的小路上佈滿很多腳印，可是明明在山腳下就有國家級的公路啊，這麼多人要去往哪裡？為什麼要翻山越嶺？看來像我這樣的人很多。兩天前的雪地上有這麼多的腳印，這表明每天有很多人像我這樣在逃亡。

如果是一般天氣下，摩托車可以勉強在山間通行，但像今天這樣的大雪是沒有任何辦法的，只能步行。

我們花了兩個多小時才勉強走到了山背後。雪依然很厚，所以從雪地往下走也很難。總之，在這偏僻的鄉間，像我以及如我一樣的人們要回家鄉的話，是多麼困難啊！很多民眾咒罵著“加米麥布傑倉”（康巴俗語，意為勿留漢人），估計在安多和康區有太多人不喜歡政府。我的經歷也讓我強烈地感覺到西藏自治區實施的政策是很失敗的。

最後，我要說明的是，這只是我逃亡昌都的情況。實際上，我們經常聽說不守法、無規矩的東幹唐檢查站（即昌都類烏齊縣一級檢查站），經常無緣無故地給民眾製造麻煩。我認為這樣的事實應該讓有關領導和上級部門或者世人知道，繼而關注西藏自治區居民出行是否自由的情況，從而改變目前如此艱難的現狀。也因此我記錄之，並希望得到關注。

2013年10月26日記錄

西藏昌都一僧人被中共公安毆打致死

西藏昌都地區察雅縣年輕僧人扎西白覺於上週五遭捕後，被中共公安毒打致死。另有一名僧人被非法拘押。

據流亡藏文媒體報導，西藏昌都地區察雅縣香堆鎮旺布寺僧人扎西白覺在上週五（28日），即藏歷新年前夕，被中共指控收藏達賴喇嘛和司政洛桑森格的演講視頻和書籍為理由進行拘捕，第二天被打得遍體鱗傷後交給家屬，而家人將他送往醫院進行治療，但不幸在半途中身亡，終年34歲。

來源：西藏之聲

誰教唆了中國人自焚？

文/朱瑞：

最近，不少外媒甚至中國官媒，都報導了溫州一男子因勞資糾紛而自焚之消息。不免想起不久前，另一名溫州男子因信用卡額度被下調，而在銀行自焚的情景。其實，何止溫州，中國的其他省市，近年來也出現了不少自焚事件，如去年八月鄭州教師賈靈敏因抗拆遷而自焚等。選擇如此方式結束寶貴的生命，必然是所有的解決途徑都被關閉的結果，是走投無路時的一種抗爭，清楚地折射著中國社會對弱者的冷漠和欺壓，尤其折射著中國法治的缺失。

中國尚且如此，那麼，被殖民的西藏，會怎樣惡化是不難想像的。我們並不吃驚，從2009年到目前，短短的幾年中，已出現了131位藏人自焚！他們遍布西藏三區，包括僧尼、牧人、農人等不同身份不同年齡的藏人。然而，讓人吃驚的是，這歷史上罕見的悲劇，不僅沒有使中國當局稍感羞愧，尋求解決途徑，相反，還厚顏地栽贓給了“境外敵對勢力”和達賴喇嘛尊者。

目前，中國當局對待自焚藏人的態度是，首先定性為恐怖分子，接下來“實行連坐的‘嚴厲打擊’方式，一人自焚全家全村全鄉全寺被株連，抓捕拘留審訊判刑不一而足”（註釋）。唯色透露，從2009年至今，遭連坐的藏人已達數百人！近日中國當局又派軍警到寺院搶走了12月19日的自焚僧人次成嘉措的遺體，張貼出“四個堅決不準”：不準聚集、圍觀自焚事件；不準僧人為自焚者超度、誦經；不準弔唁慰問自焚者家屬；不準私自處理自焚者遺體。

那麼，對中國人的自焚，中國當局是如何解釋的呢？也是“境外敵對勢力”和達賴喇嘛尊者的教唆？也是恐怖行為？也實行了連坐的“嚴厲打擊”？不，中國官媒（中國新聞網）提供的信息是：“溫州市委、市政府領導高度重視，要求相關部門全力以赴做好救治傷員、安撫家屬等工作”。

同為自焚，中國方面採取的不同態度，讓一個既使不了解西藏問題的人，也不免生疑，既然中國一再強調“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那麼，為什麼就拿藏人不當自己人呢？既然你認為自己是西藏合理合法的統治者，為什麼老是疑神疑鬼，毫無事實依據地指責“境外的敵對勢力”和達賴喇嘛尊者？到底誰是西藏的真正主人？

從西藏現狀看，且不說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遭到的破壞，但說2008年的秋後算帳和軍警遍地，以及目前監視器甚至延至寺院的每個角落和大街小巷，人們的生存空間正在迅速消失……這種壓榨下，出現藏人自焚，還令人吃驚嗎？還需要“教唆”和“煽動”嗎？

雖然藏人的自焚是為了西藏的自由和達賴喇嘛尊者返回

家園，但這不是說，藏人的個人利益，就沒有受到侵犯。相反，自從中國入侵西藏，藏人的私有財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和搶掠。王力雄先生在《牧民的沉淪》中，就具體地談了西藏牧民被當局誘惑遷移，離開自己的草原和熟悉的生活方式，坐吃山空，淪落社會最底層的悲劇，尤其是他們的子女也因此得不到好的教育，還將一代又一代地惡性循環下去……這一切，不知要比中國人的一次“勞資糾紛”和“信用卡額度被下調”嚴峻多少倍，但是，他們並不是為了個人的利益而自焚。

不過，無論中國人還是藏人的自焚，都是在所有的解決途徑被關閉的情況下，對中國當局的抗議。同時，中國人的自焚，鮮明地暴露了中國官僚統治的腐爛，那麼，作為殖民地的西藏，該是怎樣的惡化，是不難想像的。因此，把藏人自焚簡單地歸結為“境外敵對勢力”和達賴喇嘛尊者，正是中國當局不想解決西藏問題，繼續對西藏施暴的藉口，這種毫不講理的野蠻流氓行為，在世界殖民史上，怕也是不多見的。

註釋：

選自唯色博文：《2009年迄今第129位藏人自焚：12月19日，安多僧人次成嘉措自焚犧牲》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12/blog-post_23.html

延伸閱讀：

49位自焚藏人的遺言：<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12/49.html>

原載：圖伯特，在破碎與完整之間

國際特赦組織緊急呼籲： 西藏高僧堪布尕瑪才旺與支持者被拘禁

國際特赦組織的要求是：- 要求中國政府儘快及無條件釋放16名因支持堪布尕瑪才旺而被抓的16名僧人，他們只是和平行使他們的言論自由；- 要求中國政府保證堪布尕瑪才旺和16名僧人不受酷刑或虐待；- 要求中國政府交代堪布尕瑪才旺和16名僧人被關押的地點，並保證他們能與他們選擇的代表律師會面。

位於康囊謙（今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囊謙縣）的噶舉寺院——公雅寺的堪布尕瑪才旺（又稱堪布尕才），去成都辦理寺院事務期間，於2013年12月6日深夜突遭西藏自治區昌都地區的公安跨省抓捕，並被帶往昌都拘押，已近一個月。

在堪布尕才被捕後，當地僧俗民眾四千多人簽名請願書，要求當局釋放堪布尕瑪才旺。

來源：西藏之頁

西藏的現代化只是中國的幌子？

文/Yeshe Choesang：

西藏的現代化只是中國的幌子？中國的單向政策毀掉了藏人的文化認同，導致他們的語言在自己的家園逐漸消失，這是與共產黨權威文化打交道的嚴重損失；而他們正面臨著家園的自然資源遭到中共的強取豪奪；對於西藏人民而言，這也是另一場資源滅絕的悲劇。

西藏人民已經完全失去了實踐自己心愛佛教的自由，以及堅持他們傳統生活方式的權利，也失去了他們曾經神聖的、原始的美好環境，當然還有身為人的信心；他們在自己的國家之中，遭到漢人的佔領與壓迫，進而淪落為三等公民。

「經證實，中國漢人移民遷入西藏正在逐月遞增，」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尊者在各種國際場合上發聲，西藏人民遭遇了「文化滅絕」，大規模的漢人移民將使他的子民在自己的家園成為少數。少數民族是可以被忽略和漠視的；共產主義政權下的中國漢人，掌控了所有的經濟、軍事、財政和政治權利。

中國漢人「合理」的老話術是這樣說的，一旦藏人不再作為一個獨特民族的存在，那麼他們的土地將被中國漢人接收，中國即可將自己的非法佔領，以及併吞在歷史曾是一個獨立國家的西藏「合法化」。根據中國官方媒體引述區域土地資源局官員的話報導，西藏採礦：到目前為止，這是我們國家開放性的傷口，超過3,000座礦床，蘊藏或多達102種礦物在所謂的西藏自治區被發現。

對於中國漢人有什麼甜頭可嚐呢？當一個佔領國利用被佔領土地的原始資源，便是摧毀破壞，這樣偷取自然資源在西藏處處可見，即使隱藏其背後有著高尚的行動原則。但這就是瀆職，聲稱有大賺頭的好處，讓共產主義政權變本加厲的貪得無厭。當這種不道德的行為是對西藏人民進行滅絕行動時，於是殺害與剝奪了成千上萬藏人的生命，進一步加劇的種族清洗，致使西藏的存亡陷入嚴重的危機。

根據不同的新聞報導，喜馬拉雅地區的礦產資源，估計具有高達600兆人民幣(100兆美元)的潛在價值。據報導其中多種礦產儲量，尤其是鉻和銅遠遠高於中國大陸其他地區。

十二等礦產儲量橫跨全國前五名；看完這篇報導其實真正激怒了我，因為向全世界暴露了中國政府的動機。了解有關西藏人民的文化與身份遭遇滅絕，這個世界怎麼還能與這個極權國家的政府進行交易？著實令人驚訝。中共領導人腐敗，他們譴責言論自由，他們不關心人民和環境，更不在意這片土地是世居在此人們的精神紐帶。試想一下，中共的二一公路計畫將對西藏環境帶來的傷害。

也想像一下，藉口鋪設密密麻麻的引水渠，竊取西藏的自然資源，尤其是礦泉水；中共根本不必為在自己國家土地上的破壞負責。所以，也難怪沒有為他們的最新計畫訂定日期。國際社會應該共同地譴責，中共這般明目張膽地蹂躪西藏，和聖地珍貴的資源，特別是水資源；為了自身可得的龐大利益，在西藏進行種族清洗，這是合法或是非法的？

欲開發石油和天然氣，但意識到自己的企業缺乏對複雜地質區域探鑽的專業知識之後，中國邀請了很多公司集團和跨國石油巨頭合作，包括英國石油(BP)和殼牌。關於過去25年，這個在我們家園土地上的實驗，我們覺得藏人完全無法行使自己的經濟權利，來贊成或反對自己土地上資源的開發利用。他們在恐懼及備受恐嚇之下渡日，根本無權反對不適合的開發工程，如油氣開採會產生可怕的後果。迄今，也許最有爭議的中國計劃，就是毫無節制地挖掘藏人的資源，尤其是中國新的水資源方案，硬硬地被貼上了「大西部」的標籤。

西藏自然資源應被視為一個與《血鑽石》類似的問題，依照聯合國的定義，反對被國際普遍不承認的非合法政府的組織(反政府組織)所出產的鑽石被稱為血鑽。由於銷售鑽石得到的高額利潤和資金會被投入反政府或違背安理會精神的流血武裝衝突中，故而得名血鑽。這些組織派系秘密地為暴徒提供活動經費，或為組建進行侵略的軍事力量籌措資金以發動戰爭。血鑽石貿易已被公認為一個全球性問題。

西藏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國極端鎮壓西藏人權，與致力於開拓西藏的殖民模式結合，包括死刑、一胎化政策，藏人低下的社會地位，以及缺乏保護新聞和宗教自由的措施。西藏自然資源在貿易中發揮著類似的作用，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國家，以及全球獨裁國家皆受益於這些自然資源，包括來自西藏的水資源。

(轉載自國際西藏郵報)

無國界記者：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國仍排倒數

無國界記者組織公佈2014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全球180個國家中，中國再度列為全球最後十位名單中。

總部設在巴黎的無國界記者（RSF）今天（12日）公佈2014年全球新聞自由度報告（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對全球180個國家的新聞自由度進行調查，中國仍名列全球最後10名國家名單中，排名倒數第6。

無國界記者指出，中國持續審查和關押持異議的博客作者和傳媒記者。

無國界記者表示，新聞自由度排名前3的國家，依然是芬蘭、荷蘭和挪威。而土庫曼、朝鮮及厄立特里亞繼續成為新聞自由最糟糕的國家。

來源：西藏之聲

歐盟對中共打壓異議表達嚴重關切

歐洲聯盟安全與外交事務高級代表發表聲明，對中共政府打壓異議人士表達嚴重關切。

歐盟安全與外交事務高級代表阿什頓於本月1日發表聲明，對中共打壓人權活躍人士表示嚴重關切，並呼籲中國政府履行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所做的承諾，釋放因和平抗議而被關押或拘留的人權人士。

上月26日，新公民運動發起人許志永因呼籲中國官員公示財產和教育平權，被指控“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判處4年有期徒刑。另有幾名新公民運動成員也被拘押受審。

聲明繼續指出，許志永“和平地呼籲社會公正和一個建立在法律基礎上的社會”，歐盟對這些知名人權捍衛者及其家屬的健康狀況非常擔心。

《身亂世：流亡藏人訪談錄》4-1

採訪整理：唐丹鴻，翻譯：桑傑嘉/

彭措：1937年生於西藏康區「霍爾章谷」，父親是哲霍大部首領「哲霍倉」的末位傳承。彭措於1957年加入起義遊擊隊，1960年流亡印度。現居住在印度喜馬偕爾郡貝日流亡藏人定居點。

1·國民黨逼迫我父放棄封號

我1937年出生在哲霍康巴的爐霍（譯註：藏東康區「霍爾章穀」，現被中國劃為四川甘孜爐霍縣。藏語「霍爾」意指蒙古人，「章穀」意為山岩石上。「霍爾章穀」包含「哲霍倉」與「章穀倉」兩大部，是成吉思汗的重孫汪欽波及蒙古護衛軍護送薩迦法王八思巴入康時，蒙古人的後裔。「哲霍倉」漢稱侏倭土司，「章穀倉」漢稱章谷土司），今年73歲。我的家鄉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地方，有一座很大的格魯傳承寺院覺日寺，有一座寧瑪傳承的寺院木雅寺。木雅寺的朱古（譯註：轉世化身）叫晉美，堪布叫白瑪熱傑。白瑪熱傑是我的舅舅。木雅寺的僧人要到白玉寺學習經典。

聽長輩們說，在我出生前三年，「漢匪」來過我們家鄉。不知道那些漢匪是從哪裡來的（譯註：估計為三次康藏衝突中的馬步芳軍隊或劉文輝川軍），他們焚燒了爐霍寺院，但並沒有在爐霍停留，也沒去我們的牧區。他們直接走了，從我們家鄉去了果洛方向。

我們家是「哲霍倉」（譯註：哲霍倉，漢譯侏倭土司）的後裔。「哲霍倉」封號一直世襲到我父親那一代。康藏衝突的時候，噶廈政府軍隊和國民黨軍隊頻繁在我們

家鄉活動（譯註：西藏為了收復清末時在康和安多的失地，多次與中國國民黨軍隊在康地發生軍事衝突，中國稱康藏衝突）。我小時候，國民黨軍隊曾到家裡來抓捕我父親，父親逃到山上躲避了多年。後來國民黨提出一個條件：只要我們家停用「哲霍倉」的封號，他們就不再抓捕我父親。因為「哲霍倉」是噶廈政府給我家的官職和封號。我父親屈從了。從此，我們家就不能再冠以「哲霍倉」這一封名了，改用了我父親的名字巴丹紫巴。

後來「哲霍倉」的大臣戈達倉，成為了我們部落的頭人（譯註：國民黨委任）。我們頭人是一個非常好的人，我們不需要給頭人繳稅，交的稅是給國民黨的。除了部落間發生搶劫糾紛等事情後，我們要隨頭人出去處理外，一般沒有什麼事情。頭人信仰非常虔誠，家庭經濟情況也很好。頭人的兄弟是一位僧人，經常邀請很多僧人舉行大型的宗教活動。當這些僧人們為部落舉行法事活動時，會通知我們拿些酥油什麼的；另外為了保護部落安全，也會叫大家買槍械。部落民眾都很喜歡頭人。也許別的地方有那種不好的頭人，但我們的頭人非常好，不信你們可以去爐霍打聽一下，他是很好的人。我們一兩百人最後能到達印度也拜他的恩德。後來我與頭人兒子返家探親時，民眾們都流著眼淚對他兒子說：您父親被共產漢人打死了，而我們也不能見您一面！共產漢人沒來以前，我們的生活很好。我們家有七個兄

弟姐妹，四個男孩和三個女孩，我是我家的老二。我家經營農業和牧業，雖然算不上什麼大戶人家，但過得非常幸福。我父母日常做的事就是農活和牧活：種田、照顧莊稼、收割農作物；放牧、剪羊毛、剪犏牛毛……家裡女人們擠犏牛奶、做酥油、乳酪等乳製品。其實活兒也不是很多，我們都自己做，不必僱傭人。

我們爐霍地方水草豐富、牛肥馬壯、五穀豐登。果洛和色達等地的牧民都喜歡到我們家鄉換青稞等農作物。人們過得很幸福。我們主要吃糌粑和乳製品，穿的是羊毛織品。當然爐霍那時沒有中國和印度的飯菜，但我們藏人自己的食物和衣服等非常充足，並不需要吃外國飯。我知道中國餐已是共產漢人入侵以後的事，那些漢人們說自己的飯菜如何如何好吃。我們也有自己的藏醫醫生，可以吃藏藥，不需要吃漢人的藥。而且我的家鄉有雪山、草地和森林等，風景優美。我一直認為我們家鄉就像「極樂世界」。我相信你要是去爐霍旅遊，就可以看到的，我不必一再講爐霍怎麼好了。

敬仰長輩是我們家鄉的民風之一。不管是否是自己的父母或者親戚，只要是長輩，就須非常尊敬，要聽他們的教導。雖然我們小時候沒有受過專門的教育，但父母教育我們不能撒謊、不能偷東西、不能傷害別人、要聽前輩的話。後來我們上山反抗共產漢人時，我都儘量幫助老輩們，因為這是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

我們的人們都認為，我們跟國民黨不是一個國家，雖然國民黨在我們家鄉有駐軍，但在我們祖傳的意識中非常清楚：「博是博，加是加」。漢人並非自古以來就在我們家園，他們是後來才到我們藏地的。國民黨漢人也和共產漢人一樣，是入侵我們家鄉的，曾經多次與噶廈軍隊打仗，還曾打不過噶廈軍跑回了中國。

2. 共產漢人「借道」爐霍

我12歲時（1949年左右），聽說共產漢人要來了。老人們講漢人和俄羅斯要來了，他們來了後會佔領我們的家鄉。由於我們認為「博」和中國是兩個不同的國家，我們那裡還有專門關於「漢匪」的歌謠，所以當說起共產漢人要來時，就知道那是土匪、騙子要來了，就像以前國民黨來我們那裡時一樣。有的人說：「共產漢人像魔鬼，搶劫、摧毀一切。」大家都非常恐懼，確信漢人肯定會迫害我們。而我們若要抵抗，漢人的實力非常強大，即使我們能殺幾個漢人也無濟於事。但我們那兒的各寺院和部落民眾還是做了抵抗的準備，也做了很多驅邪祈福的法事。

大概是1949年，爐霍來了幾個共產漢人，帶著藏人翻譯，把我們地方的頭人們召集去，說：「我們是來做和平工作的，要經過你們這裡，希望你們借道讓我們過去。」雖然寺院和民眾做了抵抗的準備，但共產漢人來時只說他們要藉道：「我們只是路過你們的地方……」沒有要打仗的意思，所以我們很多人就以為，他們只是路過我們家鄉罷了。

經過我們那裡的是十八軍。中國軍人非常年輕，大概在

19歲到30歲左右，高低胖瘦都一樣。我沒見他們帶家屬，也沒見過女兵。他們一邊走一邊在有些地方安營紮寨，並收買了一些人。那時我們資訊封閉，簡直就像瞎子，我沒有聽說昌都淪陷，也沒有聽說簽訂了《十七條協議》。

3. 「你們將來會遭罪的」

大約一年後，漢人在我們家鄉佔地搭起更多的帳篷，開始了永久停留的計畫。我們的部落首府叫戈達倉。戈達倉有兩兄弟，一個叫阿曲，一個叫丹增。丹增是僧人，戈達阿曲是頭人。他被漢人招去，問他：「你拿多少工資？」頭人回答：「我沒有工資。」漢人說：「太不像話，頭人沒有工資怎麼行呢？我們給你發大洋作為工資。」於是漢人給頭人戈達阿曲封了一個縣長，封官後給他發了工資。

共產漢人還給各部落的頭人和貧窮者很多錢，帶頭人們去中國參觀、開會，讓他們吃好東西、給他們好衣服、給他們封頭銜等。共產漢人對頭人們講：「我們要建立一個『老太婆背金』的社會。所謂『老太婆背金』的社會就是：即便一個老太婆背著一袋黃金走路，也沒有人會搶劫她！中國就要建立這樣一個社會……」他們就這樣騙頭人們。很多人議論說：「這是漢人在欺騙我們，漢人絕對不是好東西！」但是頭人們沒有聽。我們的頭人當時非常清楚。我父親時常去拜訪他，頭人的觀點是：「我們無法打得過中國，除非我們有噶廈政府和外國的幫助。」

父母和大人們說了很多有關漢人的事情。我母親甚至勸說過我父親逃走，父親說：「我不會丟下一家老小自己逃亡的。」他那時如果逃的話是可以跑到拉薩的。自從漢人到我們家鄉起，我就沒有快樂過。我那時雖然是小孩，但非常恐懼，擔憂家人離散。

我們家鄉從前沒有買賣木柴的習俗。共產漢人來了後，叫我們給他們送去木柴，然後他們給錢，我們不收也會塞給我們不少大洋，所以我也去過甘孜，賣木柴給共產漢人。那時我還能聽懂一點漢語，認識了一個共產漢人，他是一個年輕的士兵，我們年齡大概差不多，關係很好，他待我很好。有一天，這個士兵問我：「你有父母嗎？」

我說：「有。」

他又問我：「你現在幸福嗎？」

我回答：「我幸福。」

他說：「再過幾年你們就不再會有幸福了。現在你要好好和父母過日子，以後就不再會有好日子過了，好好享受吧。」

他還說：「我也是一個大戶人家的兒子。我知道，你們將來會遭罪的。」

他沒有告訴我他的名字，因為他很怕他的言論被他的頭頭知道。我當時感到很奇怪，回家後跟父母講了這件事。父母說：「大家都說漢人要欺壓我們，這個士兵一定知道一些事情。」（待續）2014-02-06

བོད་བསྟན་སྲིད་ཆེད་རང་སྲེག་གནང་བའི་རྒྱལ་གཅིས་དཔའ་བོ་དཔའ་མོ།

BURNING MARTYRS OF TIBET



为恢复西藏自由而自焚抗议中共
的藏地126位勇士